老城旧事（第二版）

# 第一回 游故地触景生情 忆往昔天地含悲

今年清明前，我邀约几位当年的好友，重游阔别了三年多年的老城。在老城附近游玩了几处名胜古迹，特别是双塔寺和晋祠，依然是宏伟壮观。在这游兴未尽之余，我又想起了当年的一桩往事。

所以，我凭借着我那模糊的记忆，边走边问，后来干脆直接在报刊亭买了一张本市地图，乘着公交车，来到了当年的那个兵工厂旧址。其实这个兵工厂早已改产，周围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乎没有了原来的样子，唯有那棵大榕树，越发显得枝繁叶茂，还有那幢小洋房，依然还是金碧辉煌，气象更新。小洋房前的那两棵迎客松，早已遮天蔽日。小洋房的四壁墙上，画满了水彩漫画，尽是些花啊草啊，院子中还有许多生机勃勃的小朋友。小洋房走的是正南门，门楼的两边书写着六个大字，一边是“金太阳”，一边是“幼儿园”，显得格外醒目。

我一个人站在那棵大榕树下，注目凝视着幼儿园内一个个穿着统一服装的小朋友，都在活泼快乐、天真无邪地玩耍着自己喜爱的玩具时，我的内心洋溢着一种由衷的喜悦，但是眼前的一切也使我感到了一种失落，因为看着眼前的一幕幕，再回忆往昔，早已经物是人非，当我追忆到当年的那幢小洋房的主人时，我不由得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仲夏，久旱无雨，天气异常闷热，白天烈日炎炎似火烧一般，就连在树荫下或河边乘凉的人，也觉得心烦燎燥，晚上也是没有一丝凉意。

在那护城河的河堤柳树下，很早就出现了晨练和闲游的人，这是，天空中还有不少星星在眨巴着眼睛，好像是再跟人们开着玩笑，也像是自己已经忙活了一夜现在又乏又困的想要休息了。在前边几点到上的霓虹灯下，有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像往常一样，头顶上扎着一条半旧不新的白底带花的毛巾，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从毛巾没有遮严的两鬓，露出了两匝几乎白完了的头发，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的衬衫，肩膀上还补着不同颜色布料补丁，下身穿一条浅色长裤，还是老式的大裆宽腿裤，系着一条鸡皮皱腰带露出有虎口长短，用两根一指多宽松紧带绑着两条宽裤腿，脚脖处跟个灯笼似的，脚上穿一双36码的半胖不瘦的黑色平绒平底圆口布鞋，一双银灰色锦纶丝袜，双手握着一把长把子的千叶扫帚，非常吃力但是认真地打扫着街道上的垃圾。当你仔细打量她时才会发现，她本来是个残疾的人，手脚都不方便，从她挪步的姿态才能看出她是个跛脚，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不过，她人缘很好，凡是路过的人都会热情地向她打声招呼：“芳妈早啊！”，她也会很自然又不失亲切地回应道：“您早，您早……”。

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她才吃力地把这段街道的卫生打扫完毕，这时她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精疲力竭了。不过，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她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她今天和往日不同的是，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扫帚，一路和人们打着招呼，回到自己住了十六年的小屋前时，天已经大亮，太阳即将冉冉升起，在她住的小屋前和街道上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有大人有小孩，有男人也有妇女，有人高声喝骂，也有人窃窃私语，还没等这个跛脚老太婆回到自己的门口，便有个女人急忙忙迎上来说：“芳妈，你看这事闹的，你可算捅了马蜂窝了。二林他妈在这已经好大一会儿了，你要是惹不起她，干脆别回去，到别处躲躲吧，那小洋房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干脆搬到那里去住吧，哎，实际吧，你倒也是不该跟二林结婚的，他妈来兴师问罪，人家也算是师出有名……”。

还没等这个女人把话说完，跛脚老太就打断了她的话：“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我和二林的事，是双方自愿，没有强买强卖，我俩结婚，不违法，不犯纪，怎么就不能结婚了？”。几句话说的那个女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灰溜溜地闪到了一边，跛脚老太正心安理得地往前走着，冷不防二林妈从人群中挤过来，二话没说就“啪”的一记耳光打在了坡脚老太的脸上。由于芳妈没有防备，二林妈又在气头上，用力过猛，况且芳妈本来身体就不好，被二林妈一巴掌扇了个趔趄，一阵向后倒退了好几步，要不是旁边有人扶的及时，恐怕芳妈早已经摔倒在路边。

二林妈不解气，还气急败坏地满口喷着白色的唾沫骂道：“我见过多少不要脸的，可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叫大家说说，你都已经是土埋大半截的人了，还有多大的骚劲，守了快二十年的寡了，现在又要梅开二度，再说要嫁就嫁个半死老头算了，好不该拿俺家二林开涮呀，俺家二林才二十六岁，还没你儿子大呢，你都五十八了，比我还大三四岁，到底谁是婆婆，谁是媳？嗯？你不是成心糟践我家二林吗？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当初就不让二林去搭理你，省的让你来祸害……”，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叫骂着，总算被一帮看热闹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连拉带拽地架走了。这时的芳妈显得特别的镇定，用她那只左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从容地从腰间裤腰带上，摸出了一把有了绣色的钥匙，打开了小屋的门锁，走进了自己的小屋，从一只水桶里舀了一瓢冷水，顺手摘掉了头上的毛巾，洗了一把脸，连饭都没吃，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走出小屋反身把门带上，径直来到了小洋楼里，打开房门，收拾着各个房间，累了就歇会儿，不时腮上还挂着泪珠，谁也猜不透芳妈的心思，今天是她和二林结婚的日子，说起来应该高兴才是，可对这个倔强的女人来说不时这样的，可谁都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就在这天晚上，正当人们高兴地给她和二林闹洞房的时候，她却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自己的小屋，点亮的油灯，深思了良久，用那个颤抖的手，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圈圈点点，写好后，压在了油灯下，然后，两手向后理了理那花白的头发，从小床底下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吃力地站在了靠着小床摆放的一张小桌上，伸手把绳子的一头，从椽子的空隙中穿过去，又把绳子两头对齐，从中间连挽了个死扣，然后把头伸过去，两只脚往前一蹬离开了桌面。等闹洞房的人乱了一阵以后才发现新娘不在了，便去四处寻找，边喊边叫，就是无人答应，这是才有人提醒是不是去小屋了，二林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跑出小洋房，急匆匆跑到芳妈住的小屋，见小屋亮着灯光，心中暗喜，心想：“不管怎么说，你在这呢，只要没事就好”,当他推门进去，直看到芳妈已经上吊，后面跟来的人也已赶到，等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芳妈卸下来时，可怜的芳妈已经气绝身亡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校园里风云突变 客栈内玉芬脱险

书接上回，闲言少叙，徐承志和刘玉芬从相识一见钟情，无论是承志所住的客栈，还是玉芬所在学校的女生宿舍，二人经常是出双入对，犹如新婚燕尔，刚结伉俪。两人经常彻夜畅谈，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结果，有一天夜里，突然间警笛声响，从校门外涌进一批警察，荷枪实弹地全副武装，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见警察直接把校长从他办公室拉了出来，然后就把校园的大门封锁，把所有的男女生宿舍给包围了起来，他们在全体老师和学生面前耀武扬威。当时的校园里并不像现在那样灯火通明，只有在学生宿舍楼的走道里和教师门口，才有几盏由于瓦数太低而昏浊不亮的白炽灯。他们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统统集中到了院子里，不时有警察拿着手电筒在人群中晃来晃去。领头的警察拿着一张名单，在昏暗的灯光下，装模作样地抖了抖手里的名单，并故意把名单抖得哗哗作响，然后又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门，便拿腔拿调地高声呵道：“我们接到举报，最近有共党分子在贵校，活动猖獗，企图破坏社会治安，蛊惑人心，蓄意造反，我们也是奉了上封的命令，来调查落实此时。啊 如果念到谁，就主动站到一边，跟我们回到局里，把事情说清楚也就没事了啊”然后，他就像个太监似的念着名单上的名字，总共二十八个人，其中有老师也有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这些人都是学校里的进步人士。今晚的风云突变是一种不祥之兆，但这些人没有退缩，没有惊慌，没有哀求，没有抵抗，而是从容不迫，临危不惧，坦坦荡荡，大义凛然地跟他们走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他们心里都明白，如果奋力反抗，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激怒这些黑狗子们借题发挥，对那些无辜的师生凶狠而残忍地血腥镇压。可惜的是这二十八位精英，后来在严刑拷打，惨无人道的折磨之后，全部被枪毙，无一生还。他们的卑鄙手段，真是可恨至极，令人发指。有人要问：这二十八个人当中有没有刘玉芬呢？她可是革命浪潮的先驱者呀？在这里，我可以坦率的告诉大家，请您放心，玉芬命大，还真的就躲过了这一劫。因为那天晚上她又找承志去了，由于两人谈的开心，到了很晚才回来，她回到校园时，警察已经把那些进步师生给带走了。

刘玉芬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欲哭无泪，呆呆的坐在小床边，心如刀绞，一言不发。同一宿舍的女生都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导着。这时，一位五十来岁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的中年男子，步履矫健的走过来，表情严肃而又谦和地说：“玉芬，跟我来一趟”说罢没有多停，掉头走了。他就是玉芬的班主任老师，叫李文彦，可是，此时玉芬的大脑已是一片空白，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有人跟她说话似的，一直没有反应，坐在那一动不动。这时才有人推她一把说：“玉芬，班主任李老师叫你去呢”此时她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惊慌而又无精打采的来到班主任办公室。还没等玉芬站稳脚步，班主任早已迫不及待，开门见山地说：“玉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学，思想进步，见识卓越，可惜，政府腐败，时局混乱，仅靠我们少数人的力量，怎么能够力挽狂澜呢？现在咱们学校的所有进步师生，今晚被抓，身陷囹圄，恐怕凶多吉少。你也在名单之列，幸好你出去了没在学校，他们念了你三遍名字，你没答应，他们还在人群中找来找去，后来又让人指认，幸好你不在场，才算躲过一劫。眼下学校你是不能待了，以防他们会卷土重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你还是连夜离开这里，远走高飞吧！事不宜迟，马上就走，免得夜长梦多。只要留得青山在，咱就不怕没柴烧，你们还年轻，生命诚可贵，你们未来的前程一定是光明的！走吧，只要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玉芬听老师说到这里，便情不自禁地扑倒他的怀里，伤心的恸哭了起来。李老师也落下了深情的泪珠，此时此刻，说不清楚他们的心里是如何感受，最起码他们各自的心中，都有太多的不舍。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班主任李老师又担心玉芬是个女孩子，怕路上不安全，便领着玉芬从学校的后门出来，来到大街上，雇了辆黄包车，俨然是一对父女，倒也没人注意，便来到了承志下榻的客栈。三人见面，没有那么多客套，班主任李老师说明来意后，又再三叮嘱一番，转身就走。此时的承志，抱拳当胸，再三感谢说：“承蒙老师相救玉芬，学生没齿难忘，此恩此德，日后学生定携玉芬前来报答”李老师摆摆手说：“师生之谊，理所当然，不必客气，还是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吧。”说罢便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之中。等班主任李老师走远之后，承志和玉芬回到客栈房间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匆匆忙忙的走出客栈，连夜离开了杭州，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无话，玉芬只是揪心的难受，呆呆的坐在车上，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只是把头靠在了承志的肩膀上，紧闭着双眼，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车上人多，承志也不便谈论国事，只是安慰玉芬说：“玉芬，不要难过，有我在，以后一定会好的，要不，咱也干脆北上，听说北边很多地方已经改天换地了。可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俩的事你如何向父母交代？他们会同意吗?你得有个思想准备，万一他们不同意，你又该怎么办？”他用这样的话题，来缓解玉芬的情绪，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车到了宁波，为了玉芬的安全，承志也下了车，要把玉芬安全送回家，他才放心。按理说，在当时社会的风俗，在南方没有媒人提亲，也没有经女方家长的同意，况且，男方还没有下聘之前，男方是根本不允许到女方家里去的，这不是遇到了特殊情况嘛。所以徐承志便不拘小节地跟着玉芬下了车，在车站雇了一辆黄包车，辗转反侧，拐弯抹角，串大街走小巷，费了好大功夫，才来到刘府门外。这时，那个年轻的车夫早已汗流浃背，承志付了车夫钱，车夫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便一溜烟的跑了。

承志和玉芬，各自提着个皮箱，正朝大门走来，这时，早有佣人禀告了刘念祖夫妇说：“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老两口一听，喜从天降，已经高兴得不知先迈哪条腿了。刘念祖跑到门口，看到自己的宝贝闺女，高兴的乐开了花，连忙说道“哎呀，我的宝贝，你可回来了，早把爹娘给想死啦......”玉芬撒娇的撂下箱子，扑向父亲，娇滴滴地说：“爸，瞧您说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这时，梁氏老夫人已经迈着碎步，颤巍巍来到了玉芬跟前并一把推开了刘念祖，拉着玉芬的手，上下打量了好一会才说出话来“儿啊，我还以为你不要爹娘了呢，你还知道回来呀”说罢便搂着玉芬激动的哭了。这时，徐承志上前向刘老汉打了声招呼“伯父您好，您和伯母要保重身体，现在玉芬已经回来，大家团聚了就是好事，以后就不用您二老再操心了。”说到这里，刘老汉才转过身来，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随后问道：“你是？”徐承志急忙接过来话说到：“我叫徐承志，奉化人，是玉芬的一个朋友”刘老汉听罢没有说什么，便把承志让到了客房，吩咐家人递上了茶来，然后向承志打了声招呼说：“你先坐会儿，我去去就来。”说罢转身就出去了，到了后堂，见到玉芬正在和梁老夫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什么，二话没说，劈头就问：“玉芬，我来问你，跟你来的这个小伙子是谁？什么来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为什么把他领到家里来？”一连串的问题，弄得玉芬应接不暇，梁氏妇人见状，瞟了老汉一眼说：“孩子还没进门哩，你就跟过堂似的，怎么了？你家是阎罗殿嘛，就不是人来的地方嘛？”老汉瞪着眼睛跟梁氏吵了起来：“都是你惯得，把她宠上天吧！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总得说清楚这究竟是咋回事儿？”这时玉芬才定下神来，打了个唉声，便从头至尾，把如何遇见承志，二人志同道合，以及承志求婚，警察深夜捉人，如何脱险投奔客栈，承志奋不顾身，鼎力相救，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刘老汉听罢可犯难了，不知如何是好，成全女儿吧，没有三媒六证，女儿私定终生，要是将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如果拒绝呢？万一姑娘一时想不开，寻死觅活的叫我如何是好，刘老汉此时真的是举棋不定，进退两难。

# 第四回 刘念祖深明大义 徐承志仗义成亲

刘念祖见自己的闺女带了个陌生男子回家，觉得有失体统，毕竟自己还是个方圆百里的大户人家，仅凭着孩子们的出息，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是，玉芬这样做，却使他没了面子，所以，才撇开承志来到客厅，见到玉芬问了个究竟。当玉芬把一切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交代明白之后，倒还真的使刘老汉犯难了：我成全她吧，可她目无尊长，私定终生，有悖常理，会被人耻笑；决绝她吧，姑娘也老大不小了，本来就天天为她的婚事犯愁，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不是有才无貌，就是有势无德；听闺女如此说来，虽然稍远了些，论家底倒也门当户对，论人才论学历更是才貌双全，如果错过了这村，恐怕也就没了这店儿了。他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的时候，还是梁氏老妇人先开了口：“我说，老头子，你过罢堂了，闺女也审了，到底该如何定夺，你倒开口说话呀。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你要觉得她不顺眼，就连我一块办......”刘老汉没等老伴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不耐烦的说：“你看看，你看看，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不也就是问问咋回事嘛？用你这么数落我？真是的 ，有本事，你就看着办吧”说罢，扭身走出了客厅，来到了自己的书房。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到了掌灯的时候，晚饭已经好了，刘老汉吩咐佣人，把饭端到客房去，佣人答应了一声便麻利地端了上来，并招呼老爷“饭上齐了”刘老汉应声便来到了客房，和承志见了面，又是客套一番，然后分宾主坐下，席间宾主二人相互谦让，说话对答如流，刘念祖眉头上的疙瘩也就渐渐展开了，脸色也比刚才好了许久，已经慢慢地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饭后有佣人收拾了碗筷，又有家人递上茶来，宾主二人就像一对忘年交屈膝谈心似的把话拉开了，承志先是起身，恭恭敬敬地给刘念祖鞠了一躬，随后说道：“伯父，晚辈此次叨扰，自知行为造次，深感冒昧，有失礼数，深感不安，还望伯父见谅。贫侄本来打算回家之后，先把我和玉芬的事告知父母，再由父母做主，前来提亲下聘，再让伯父伯母成全晚辈。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玉芬在学校出事了，也是刘府祖上有德，苍天庇佑，她才安然无恙。我和玉芬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玉芬的才华和为人使我五体投地。贫侄不才，才疏智浅，若有机会，还望伯父不吝赐教。”就这么短短的一席话，就说的刘念祖心花怒放，喜笑颜开，刘老汉连忙摆摆手，示意承志坐下，笑盈盈地说：“贤侄请坐下，不必客气，饭前我已问过了玉芬，知道了你的情况，不瞒你说，玉芬被我们娇惯坏了，很任性，做事不知深浅，如有不是之处，还望贤侄担待，关于你俩的事，事已至此，我就不再多说什么，既然是你情我愿的，你只要能好好待她，我也就放心了，之所以日后享福受罪就全在你们的造化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爹娘那边如何交待？我也堂堂正正的活了大半辈子，在别人眼里我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如果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让玉芬跟你走了，有失礼教，要是被人谈论起来，可就不好听了，你说，叫我这老脸往哪搁呀……”，说到这里，刘老汉的表情又沉重了 起来，承志见状急忙说道：“伯父能如此深明大义，实令晚辈感激不尽，你能成全我和玉芬，也是我徐家的福分，况我父母也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我是独生子，玉芬到了我家，就是俺爹娘的闺女，一定不会亏待她的，再说，您老人家还舍得忍痛割爱，我父母就更是求之不得了，这样吧，我明天就走，回去和我爹娘说明此事，让家里人前来下聘……”，就这样宾主二人在客房谈笑风生，直到架上金鸡高唱，他们才和衣而眠。

第二天清晨，徐承志起来，洗漱已毕，用过早饭，告别了刘家三口，回到了家中，见到了父母，把此次杭州一行所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给父母说了一遍后，别提徐庆瑞老两口有多高兴了，这才真正叫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徐刘两家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徐老汉此时不敢怠慢，急忙差家人前去下聘，并亲笔写了一封书信交于承志，并叮嘱再三，一定要亲手交于念祖，一路无话再说，那日徐家来下聘的人，一个个精神抖擞，八面威风，来到徐府门外，早有人等候迎接，又见刘府宾客如云，热闹非常，徐承志把父亲写给刘念祖的信，双手递到了刘念祖面前，刘老汉拆开信封，抽出信笺，展目观看，只见上面写道：“亲翁在上，庆瑞顿首拜上，无由会晤，见信如面，承蒙见谅。犬子承志，仰慕令爱，承蒙重怜，吾等不胜感激，弟定当伺机登门拜谢。今托人前往府下下聘，不成敬意，还望笑纳，若不嫌弃，成全是盼。因路途之遥，不便跋涉，望兄能念及，故早定婚期，喜结秦晋，此乃弟之平生之愿。弟：庆瑞再拜，民国三十四年秋月初八日”

刘老汉看罢喜出望外，一边招呼着家人要招待好徐家来的客人，一边赶忙把庆瑞信中的意思告知了梁氏老夫人和玉芬小姐，把玉芬娘俩乐得无法形容，刘老汉和玉芬母女商量一番后，便吩咐了一个心腹家人到街上找了铁嘴张半仙掐来算去的选定下月十六是黄道吉日，徐家人回来后，如实禀报，不敢隐瞒，刘老汉手捻胡须，眼镜眯成了一道缝，急忙挥笔修书一封，上面写道：“徐兄明鉴，来信”

# 第六回 徐承志毅然北上 赵凤梧洗尘接风

书接上回，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元宵节过后，徐承志来辞别父母，准备北上，徐老汉夫妇自然少不了一些唠叨，特别是陈氏老妇人关心备至，牵肠挂肚的不放心，便对儿子语重心长的说：“儿啊，我跟你爹倒没什么，都是土埋到胸脯的人了，生死有命吧，只是苦了玉芬。你要是到了那边呀，跟着人家好好干，等有机会了，把玉芬也接过去，只有你俩在一起，娘才放心，明白吗？”承志急忙说道：“娘，孩儿明白，您老请放心，我到了北边一定会好好干，只有有机会，我一定回来把您二老还有玉芬一并接过去，这样，咱们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正说话间，徐庆瑞点着水眼袋，深深的吸了一口，好一会儿才从鼻孔里喷出白烟，从床头下拿出三根头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金条和几十块银元，交给承志说：“儿啊，别再说了，上路吧，你把这些东西带上，穷家富路嘛，出了门，可就比不得在家了，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荒灾，看透了当局的腐败，看来，真不能当家做主的，非老“八”莫属了。自去年重庆谈判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大势所趋，老“八”势如破竹，老蒋节节败退，这不单单是天意，关键是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嘛......”徐老汉还想说什么，被玉芬打断了他的话：“爹，您就别说了，这些道理，承志心里跟明镜似的，就不用交代了，只有你们二人保重好了身体，承志在那边才能安心，时候也不早了，还是让他赶紧上路吧”这时，一家人才把承志送出门外，由玉芬和家人把他送往了车站。

徐承志登上了火车，不一会儿，火车便徐徐开动，承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朝着窗外的娇妻挥挥手，之间玉芬腮边挂着泪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远去的火车......徐承志一路上走走停停，倒来倒去的，经过漫长的五天五夜，才来到山西太原，徐承志拎着棕色的大皮箱，刚到出站口，就远远望见接站的人群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踮着脚正在翘首观望呢，徐承志一眼就能认出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赵凤梧。二人见面，格外亲切，经过长时间的握手拥抱之后，赵凤梧才高兴的说：“自从收到你的回信之后，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一连几天都茶不思饭不想的盼望着你早些过来。一来呢，你也可以如龙得水，施展才华；二来呢，你我二人也可同舟共济，共图大业；这三来嘛......”还没等赵凤梧把这第三说出来，便从赵凤梧身后闪出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从穿着打扮和脸上还很稚嫩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如果不是一个伺候人的勤务员，便是一个专职的司机。因为他身材匀称，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穿戴讲究，头脑聪明，思维敏捷，时常保持一种谦和的神态。这个小伙子很礼貌地微笑着向徐承志点了点头，表示友好，便随手提起承志的皮箱，用右手往前一伸，示意凤梧和承志上车。这时，徐承志才抬眼望去，在出站口的不远处，停放着一辆从外国进口的黑色小轿车。两人这才松手，跟着小伙子来到车前，小伙子打开车门，两个人坐在了后排同一个座位上。司机先摁了一下喇叭，“滴滴”响了两声，汽车慢慢启动，穿越在大街小巷，徐承志顾不上观看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也不上欣赏那眼花缭乱的景致，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赵凤梧的讲述：“这是司机小张，叫张岩铁，年龄不大，才二十出头，是阎长官的一个远房亲戚，现在专门给阎长官开车，人品很好，从小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一九三九年随母亲刘氏来到太原投奔阎长官，是一个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人，无论办啥事都很用心，非常牢靠。”这时，张铁岩下意识的扭了一下头，表示敬意。徐承志也赶忙打了个招呼：“小张你好！”张铁岩也谦虚地回了声：不客气，你好，你好。”赵凤梧这时又风趣地说：“承志兄，你可以是个风云人物了，留过洋的人就是了不起，连阎长官这样的人物都刮目相看。这不，我跟他说你今天就到了，他就像如获至宝，上午就一直催促要我们来接你，害得我们等了大半天，两条腿都麻木了。他今天还特意在酒店里订了房间，还要给你接风洗尘哩。”徐承志这时把身子往前就了一下，诚惶诚恐地说：“鄙人不才，何德何能，敢劳阎长官大驾，实在令人不安，听说阎长官喜怒无常，弟不知该如何应对，干脆，还是不去的好吧！”正说话间，车已停下，赵凤梧说：“晚了，已经到地儿了，你就乖乖的跟我走吧......”

这时，天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晋阳大酒店”门口已经亮了灯光，他们下车后，司机锁好了门车门，便迈开轻盈而矫健的步伐，径直来到了预先定好的那个房间。房间里金碧辉煌，文雅标志，房间里地上铺着地毯四壁墙上挂着壁灯，正头顶上是一盏九曲连环的琉璃灯，显得格外漂亮而温馨。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手一拨就会转的大圆桌，圆桌正中间放着一束不知名的鲜花，周围放好了杯碟碗筷，并没有什么高朋满座。司机小张招呼着承志坐下后，转身出去也不知干啥去了，这时，一个穿着制服的服务生进来，和颜悦色地说：“请问，能点菜了吗?”只见赵凤梧不假思索地回了句：“再等等，人还没到齐呢”服务生撂下茶壶，带上门走了。过了有一袋烟的工夫，只听见有“咚咚”战靴走路的响声，等靠近这个房间时，就听见洪亮而带有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声音问道：“他们在哪个房间？”“就前边这个，到了”能听得出这细嫩的声音是司机张铁岩。门开处之间进来一个个子不高，五十来岁，神气十足。上嘴唇留着胡子的军人，徐承志急忙站起身随机行了个军礼，心里想：这是阎锡山无疑，便恭敬地打了声招呼：“阎长官好”来人笑了笑，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风趣地看着承志说：“我的脸上又没写字，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阎锡山呢？嗯？”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后面跟着阎锡山一起来的几个军政要员也附和似的跟着一起笑了，反倒弄得承志没了意思。不过，徐承志本身就出自豪门，从小就读五经四书，纲常礼仪无一不晓，言谈举止无可挑剔，这种场面自然不会有闪失。因此，徐承志急忙回道：“哪里哪里，阎长官是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如雷贯耳，妇孺皆知，我徐承志也不例外嘛，这还有什么质疑吗？”就这么短短的两句话，就把整个房间的气氛活跃了起来，犹如潮水般的掌声，喝彩声，附和声汇成一片，阎锡山更是开心的笑了。用手指着徐承志的鼻尖说：“你小子倒是挺会说话，嗯啊，我听凤梧讲，你跟老蒋是老乡，凤梧跟我也是老乡，既然凤梧把你捣鼓到这边来了，这就叫吃周扶周。将来如果我跟老蒋翻脸了，你可不能吃里扒外向着老蒋啊”话音刚落，凤梧和那些军政要员门一起附和着说：“不会的，不会的......”这时，服务生早已上齐了酒菜，阎锡山端起了酒杯说道“诶，诶诸位静一静，听我说两句，今天是我近来最高兴的日子，就好比萧何月下追韩信，凤梧把承志给请过来了，承志呢，留过洋，是个枪械方面的技术天才，又懂外语，对我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露，耕者遇春风。关于咱们这个兵工厂，光仗凭老外是远远不够的，将来，这些洋鬼子们是绝对靠不住的。我们不能授人以柄，我们总得着手培养一批自己的技术人才。嗯，我看关于这个工厂的内部管理嘛，赵凤梧德才兼备，堪称统帅；徐承志嘛，足智多谋，可谓先锋，有你们二人同心协力保驾护航，何愁我们山西不保？榆次古镇，是山西之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与寿阳、和顺交界；西同清徐毗邻；南与太股接壤；西北与太原相连，是晋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老蒋当初把兵工厂建在这里，也是煞费苦心的。单凭给它命名叫‘经纬厂’可见老蒋对这个厂子多么的器重和上心。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它经营好，保护好，一定不能有丝毫的差池和闪失。今天我老阎就拜托诸位，用自己的铁肩挑起这个重担了啊。来。为了我们的灿烂明天，共同举杯，干了”话音一落，只听见所有在场的人随声附和“干，干”然后就是一阵叮叮咣咣的玻璃杯撞击的声音。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 第七回 徐承志如龙得水 徐庆瑞思儿传书

话说那天晚上，在晋阳大酒店的一个雅间内，徐承志从容地应对着那些红极一时的军政要员，那些人也挖空心思地想着法子讨好阎锡山，因此，整个晚上只觉在这个房间里，始终是乌烟瘴气，酒臭味扑鼻，烟熏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但这些人仍然是推杯换盏，猜拳兴令，手舞足蹈，言语癫狂，已然到了不能自制的地步，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最后，直喝的一个个酩酊大醉，眼冒金星才算结束。那一夜徐承志和赵凤梧就住在了酒店，等人走席散以后，徐、赵二人才屈膝畅谈多时，直到天快亮时，二人才休息不提。

第二天早上，徐、赵二人刚刚起床，正在洗漱，便听见有人敲门，赵凤梧随口应声：“来了，来了”便把房门打开，门开处，只见昨天的那个司机张铁岩走了进来，笑盈盈地问道：“昨晚休息好没？还习惯吗？”，赵凤梧急忙回答：“我倒是还行，就是不知徐兄一路鞍马劳动，又熬了那么深的夜，是否休息得好……”,这是徐承志已经刷罢了牙，洗罢了脸，随手取下一条毛巾，擦了一把手脸，调侃道：“有阎长官如此抬爱，又有赵兄这么关心，咋能休息不好呢？还可以吧，不过，昨晚最辛苦的恐怕就数着你小张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如何把那些瘟神似得酒鬼们奈何回去的……”，没等承志把话说完，只见张铁岩苦笑了一声说：“哎，没有办法，我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没什么，这就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三个人诡秘的笑了。这是，有服务生过来招呼道：“一楼餐厅早餐是免费的，如果需要的话就及时下去，等过了点就没饭喽”，说罢调头离去，这时赵凤梧看了一下徐承志的脸说：“怎么样？下去吃点吧？”，徐承志说：“算了吧，昨晚的东西还没消化过来哩，况且，人家小张还在这等着哩，赶紧收拾收拾走吧。”，说罢三人便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下楼结完账出门走了。

等三人拿着行李上了车，小汽车在稠密的人群中徐徐前进，好大一会儿工夫才驶出太原城，朝着东南方向奔驰而去。在车上，赵凤梧风趣地说：“在你的信中得知你已经结过婚了，恭喜恭喜，这次算我不义，把你二人拆开，天各一方，身居两地的，相隔千上万水，害的嫂夫人独守闺房，我也于心不忍，况且，令尊高堂俱已年事已高，将近古稀之年，仁兄本该在堂前尽孝，却被小弟强人所难，实在抱歉，还望仁兄见谅。但现如今，国至多事之秋，民处水火之中，我等中华志士，肩负兴亡之职，施展横溢才华，实现崇高理想，走光明之正道，挑铁肩之重任，以国事为最先，造福祉于苍生，不求青史留名，唯图今世心安，这次只要有了仁兄的冲锋陷阵，保驾护航，到时候一定会事半功倍，大事可成”，说到这里，赵凤梧显得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再也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听到这里，徐承志不由得心潮起伏，波涛汹涌，先前是沉甸甸、酸溜溜的一阵子，听到后来又感觉甜滋滋、热乎乎的，他下意识地把身子向后一靠，先是打了个咳声，随即深沉地说：“家父本想让我继承好家业，力求进取，奋发图强，即使没有什么共鸣前途，总也可以安居乐业。可我不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想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我也体会到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所以我也想为国家兴亡出一份绵薄之力，至于家里的事情嘛，父母虽然年迈，但是身体尚健，至于玉芬，是个大家闺秀，上过师范，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她虽然也是女流之辈，见识不亚须眉，有抱负，有理想，这次我能顺利来晋，也少不了她一份功劳，是她的一番衷肠，坚定了我的意志，至于父母年迈，堂前有玉芬替我尽孝，我也就大可放心了……”，说话间，轿车风驰电掣般穿越过无数村庄小镇，来到了距离太原有五十里路的榆次老城，赵凤梧兴致勃勃地说：“好了，马上就到地儿了，你看这座老城，始建于隋朝开皇二年，历经沧桑，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了，仍然保持着那份古色古香，老城内，南北大街，城中心有城隍庙，老县衙，文庙，凤鸣书院，钟鼓楼，清虚阁，思凤楼，大乘寺，西花园，晋公祠等，仍然是古朴古风，玲珑剔透，屋瓦雕檐，金碧辉煌。这里的风土人情更是朴实厚道，等安顿下来以后，你可挨个转转，等有机会，我再跟阎长官请示一下，虽好能把令尊令慈还有玉芬一块接过来，这样就解决了仁兄的后顾之忧……”，没等凤梧说完，徐承志便感慨万千地说：“多谢仁兄好意，就不用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何德何能，怎敢奢求，望仁兄千万不敢造次，还是低调些吧，还有那些专家和元老们看着呢，做事不宜太张扬，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你说是吧？”，赵凤梧听罢频频点头，对承志的为人处世由衷的佩服。

明月如梭，光阴似箭，徐承志自离开家乡，跋山涉水来到山西榆次老城郊区的兵工厂，不觉已一年矣，在这一年里，徐承志和几个技术顶尖的人物一道，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历经多次技术革新和改良，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式武器，通过地下交通站，都运到了太行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交给了八路军总部，曾多次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以及皮定均副总司令的嘉奖，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战斗在没有硝烟战场上的豪杰英雄，他们的精神和信仰是伟大的，可歌可泣的。且不论当时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多么的恶劣，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仅仅当时在白色恐怖下的腥风血雨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恐惧，都是常人所不能忍受和想象的。

那天像往常一样，徐承志吃过早饭，照常上班，当他路过保卫室时，被门卫老张头叫住了：“徐专家请留步！”

徐承志先是一愣，然后又镇定下来，从容的含笑道：“诶，张师傅叫我？有事吗？”

“嗯，这里有你一封信呢”

说话间门卫老张头已经把信递过来，徐承志一听是自己的信件，便迫不及待地问：“哪儿来的？”，老张头眯起了眼，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寄信地址，和颜悦色地微笑道：“浙江奉化来的，大概是家书吧。”，说着便吧信件递给了徐承志，承志双手接过信封后，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就知道这封信，是来自家父的。

等徐承志下班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这才拆开信封，仔细阅读着父亲的来信。

“承志吾儿，见信如面。

自尔去后，吾等犹如鱼雁往来，许久未晤，甚是思念。父亲本不愿致书与你，但你母亲思儿心切，休烦父母之举是盼，古人云：“儿行千里母担忧”，今信无别事，只是吾儿只身在外，左右无人照顾，吾等甚是挂怀，另，近闻北方战事吃紧，风云变幻，时局动荡，殊不知天下何时太平，目观当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指日可待。故，父只担心吾儿年轻气盛，做事不知进退，事关前程，务须斟酌，不可造次，一意孤行。遇事定要三思，首先明哲保身，方可以图长久。谨记：国难当头，当尽匹夫之责，欲明事理，必辩是非，誓做莲而出淤泥不染，权当翠竹，未曾出土现有节。耳欲聪，眼要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为功臣，不做国贼。再者吾与汝母俱过花甲，年近古稀，生死由命，不必挂怀。现今，已是风烛残年，力不从心，日渐衰退，苟延残喘。神龟虽寿，毕有竟年，吾等若是驾鹤西去，往生极乐，自不必伤悲，节哀顺变。徐门之幸，全凭祖上阴德，吾等之寿，天年有限，而今，吾等之愿谅儿心知肚明，只求吾儿想方设法和玉芬团圆，愿苍天有眼，祖宗庇佑，望吾儿早得麒麟，续我徐门香火，父母虽死而无憾事了……”

徐承志从头到尾看罢，不由得一阵心酸，眼眶早已湿润，看的字迹模糊，心如刀割一般，仔细想想，扪心自问：自己是个晚生之子，自从出生以来，就像个心肝宝贝似得，一直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从事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未受过丝毫的委屈，从小到大，父母的养育之恩，情深似海，可如今呢？父母已至暮年，皆已白头，可自己呢？似海之恩，尚且点滴未报，不由得心中一阵剧痛，深感愧疚，思来想去，心乱如麻，简直是六神无主，心神不定，他拿着父亲的来信在自己的房间里，倒剪着双手，眉头紧锁，踱来踱去，仿佛看见父母瘦骨嶙峋的卧于病床上，满眼里都是盼儿回归的眼神。想到这儿，徐承志再也忍受不了，归心似箭，晚饭也没心再吃，便拿着这封父亲的来信，直接去找他的好友赵凤梧商量计策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徐承志思家探亲 赵凤梧挽留英贤

上回书说到，徐承志拆开父亲的来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一遍，不觉心中波涛汹涌，思绪万千，想到父母一生，乐善好施，年过四十才生下了自己，自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全家如获至宝，真是娇生惯养，关心备至，捧在手里怕摔了，噙在嘴里怕化了。七岁入私塾读书，起居食宿，饥寒饱暖，父母照顾的体贴入微；长大后本该替父母操劳，做个顶天立地的顶梁柱，父亲却不惜重金让自己出国留学，先是到了日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转道苏联，接受俄共布尔什维克教育，并专门研究先进武器和弹药，回国之后，本该守在父母身边以尽人子之孝，可现在却又远离故土，告别家乡，和父母妻子身居两地，天各一方。如今父母一世辛劳，几乎油尽灯干，说不定哪天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却落得个不忠不孝，怎对得起生养自己的苍天父母，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徐门堂上的列祖列宗呢？有道是：儿女犹可再造，父母怎能重生？想到这里，瞬时间思家之切难于抑制，眼眶被揉的红肿，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眉头紧锁，心乱如麻。正在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之际，他灵机一动，思忖片刻便把书信装进了衣兜，熄灭了灯，带上门，径直来到赵凤梧住的宿舍门口，一看赵凤梧的宿舍还亮着灯光，心中暗喜，于是伸手在凤梧的宿舍门上“砰”“砰”“砰”轻轻地敲了两下，凤梧听见有人敲门，便很习惯地问道：“哪位？这么晚还没休息？找我有事吗？”，说话之间，急忙打开了门，门外应了声：“是我呀，承志，我有事找你。”

门打开之后，之间承志心急如焚地跌撞进来，把凤梧着实吓了一跳，凤梧吃惊地问：“承志兄，你这是咋了？看你急成这样，莫非出啥大事了……”。徐承志喘了口气，连忙从衣兜里掏出那封父亲的来信递给了凤梧，然后怏怏不乐地说：“你看看这个，是我父亲来的，我就是来跟你商量这该咋办哩，不行的话我只有辞职不干了，父母也都老了，俱是灯影里的人了，真的经不起任何弹打，我不在他们跟前，我又没个三兄四弟的，谁替我尽孝？所以，我实在放心不下二老的身体，常言道：一年春为首，百善孝为先嘛，所以，我想辞掉工作，回家尽孝，使得父母也能够安度晚年……”，没等承志把话说完，凤梧已经把手中的信粗略地看了一遍，只见他眉头一展，看着承志的脸色，略加思索地说：“依我看啊，你如果就这样辞职回去，守在堂前，不离左右，只是为了给父母端汤送饭，不思国家之安危，岂不是鼠目寸光，愚忠愚孝呢？就依令尊的处事风格，我谅伯父伯母也不会答应你这样做的,其实，我也早就为你考虑过了，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哩，关于你的事情，情况比较特殊，我已经多次向上级反映，延安那边，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再指示：首先保护好承志同志的人身安全，老阎这边呢，也一再强调：要慎重考虑承志安家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掉他的后顾之忧。正好，既然目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妨把想法给你说说，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老蒋和斯大林是反贴的门神不对脸儿，这不，苏联把他们所有的专家都撤走了，空了不少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我本想等着开了春，就把伯父伯母还有玉芬一块接过来，可考虑到徐家在江南也是家大业大的首富，怎么能说走就走的干净呢？所以，我就一直没办法和你开这个口，我这样考虑，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能够使你安心在这里工作，不再挂念家里的一切，因为这都关系到日后的兵工厂能否和平过渡，你可是个关键的人物，因此，这里的确不能没有你。”

承志听凤梧说完，像个小孩子似的，高兴地眉飞色舞，激动地一把抱住凤梧的身子，感激涕零，他们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

书要简短捷说，头天晚上徐承志听完赵凤梧这么一说，正中下怀，不由得心花怒放，笑逐颜开，高兴地在自己宿舍里一宿没有合眼，第二天清晨便向厂里请了个探亲假，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一路无语，不一日回到了奉化老家，见到了一双年迈的父母和如花似玉的娇妻，陈氏老夫人见到儿子回来，先是老泪纵横，激动地说不出话，一把拉住承志的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自己的儿子，仿佛在做梦一般。此情此景，真的是催人泪下，徐承志不由得鼻子一算，只觉得眼前模糊，嗓子眼也好像堵了什么东西，哽咽着叫了一声：“娘~”，便“噗通”一声跪倒在了母亲的面前，这是徐老汉和玉芬各自来到了承志的跟前，承志见到父亲，只见父亲比先前又苍老了许多，泣不成声地说：“爹，娘，孩儿不孝，不在你们身边，还常使二老惦记，你们的身体怎么样？还好吗？……”，玉芬含情脉脉地站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见她如花的粉腮上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地往下落着，不只是激动还是伤心，她把自己的脸扭向了别处，好像是不想让丈夫看出自己伤心的样子。徐老汉见状连忙把话岔开：“哎呀，志儿，快起来吧，别跪着了，我们都很好，守家在地的，况且，又有玉芬这么贤惠的闺女在我们身边，还能受啥委屈不成？倒是辛苦了玉芬，每天忙里忙外，收干晒湿，端汤送饭的全是她一人侍候着，真的跟亲生的闺女没有什么两样……”，陈氏老夫人好像这才明白过来，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在梦里，而是孩子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便用颤抖的声音，撕心裂肺地呼叫着：“儿啊，你可回来了，都快想死娘了……”，老夫人还在呼天抢地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久久不肯放手，这时徐老爷子便温和而又严肃地说：“算了吧，你就别啰嗦了，志儿还没进门哩，光你就没完没了的啰嗦个不清了，也不说志儿饿不饿，也不问问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一直站在院里也不是个事呀，就先让孩子回屋歇会儿再说吧。”，说罢便又扭脸对玉芬说：“芬啊，你也别难过了，咱不都盼着志儿回来的吗？这下他回来了，不就好了吗？你快去厨房给他做点饭吧，他从小就爱吃荷包蛋，你就给他弄几个，让他吃个够。”，这时，玉芬便用衣袖擦了擦腮旁边的泪珠，低头“嗯”了一声，转身往厨房去了。

到了晚上，承志来到父母的房间，便把收到父亲的书信以后，如何连夜去找凤梧，凤梧又是如何安排让他举家北上的事，从头至尾给父母讲述一遍，徐老汉听罢，不惊不喜，微皱眉头，沉思不语，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半天没有说话，可以看出，徐老汉此时此刻，心里非常矛盾，对于是否北上，如何处置家业，他是犹豫不决的。

徐承志揣摩不透父亲的心思，也不便再多说什么，这时，屋里头很静，只听得外间客厅的大座钟“滴答”“滴答”的响声，这种气氛僵持了很久，还是老夫人打破了沉寂，“老头子，你看你，孩子跟你说了大半天，难道就没进你耳朵？让孩子白费半天口舌，你瞧你跟中了魔似的，发什么呆呀？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给孩子个痛快话……”，没等老妇人把话说完，徐庆瑞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顺手把手里的水烟袋往桌上一撂，朝徐承志递了个眼色，随后说了声：“志儿，跟我来”，说罢，便拉着承志的手出了正房，神神秘秘地朝着后花园走去，徐承志此刻像是被泼了一头雾水，对父亲怪异的举动也非常不解，只好跟在父亲身后，唯唯诺诺，且行且停，摸索着走过了弯弯曲曲、遥遥迢迢的曲径回廊，才来到后花园的书房门口，徐老汉从腰间摸出一把有拃把长的黄铜钥匙，打开了一把有三寸见方的黄铜毛蓝锁，“吱呀呀”推门进去，徐老汉从身上又掏出一盒火柴，点燃了蜡烛，然后回身把门闩上，才示意承志搭把手，把靠墙摆放的一张八仙桌挪开，又掀起向上挂着的一幅关公轴像，露出一扇小门，徐老汉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在里面挑来拣去，最后找出一把锯齿状的铜钥匙，打开小门，徐老汉便侧身过去，徐承志好像有些心虑，先是一怔，倒抽了一口凉气，便跟在父亲身后，战战兢兢地徐徐渐进，这个书房的后墙，是靠着后花园假山砌的，所以进了小门就是向下走的石砌台阶，尽管徐老汉在前面擎了支蜡烛，但是仍然是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就在这时，只听得徐老汉“哎呀”一声，手里的蜡烛掉在了地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便知。

# 第九回 地窖中发现珠宝 小两口商量计策

书接上回，少话不表。上回书说到：那天晚上，徐承志跟在父亲身后，从后花园书房的后墙上祖宗轴像背后的那扇小门进入密道，正行走间，只听见徐老汉“哎呀”一声，手里的半截蜡烛掉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尖叫，把徐承志着实吓了一跳，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像触电似的向后倒退了两步。当他定神之后，急忙问了声：“没什么，是条大花蛇”当承志上前准备捉蛇时，它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们爷俩走了两三丈远，便隐隐约约看见里面还有一道铁门，由于这里和外界长期的封闭隔绝，密道和铁门都是湿漉漉的，并且有难闻的潮气扑鼻。徐老汉来到贴门前，把手里半截蜡烛递给了承志，他自己又从腰间掏出那串钥匙，借着惨淡的烛光，从中挑出一把锯齿状的方屁股圆孔的紫铜钥匙，这是一把暗锁，锁芯直接镶嵌在那扇贴门上。徐老汉把手里的钥匙对准锁眼，左拧右转了好一阵子，门才被打开，看来，这是个神秘的地方，平时恐怕就连徐老汉本人都不经常来。进去铁门后，徐老汉又点着几根火把，便把这里照的通明，等徐承志缓过神来仔细观看时，才发现这地方有三间屋子大小，里边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古玩字画。另外，在靠着西墙跟离地有尺把高的货架子上，摆放了有五六只外面用水牛皮包裹着的木制大箱子，箱子的角角楞楞都是用铜皮铜钉镶嵌的，耀眼明光，铜鼻儿铜扣儿，铜搭镣儿都是精工细作。徐老汉站在一旁，得意的用左手捻着自己下巴上的那部有虎口长短的花白胡须，笑眯眯地用右手一指那几只箱子，示意承志自己打开。承志心领神会，疾步来到那几只大箱子跟前，一一打开，“哇”徐承志真的傻眼儿了，尽是黄澄澄，白花花，红红绿绿的稀世珍宝，承志看罢，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只是不自在的搓着双手，用神奇的目光看着年迈的父亲，这时，徐老汉开心地笑了。徐承志像是到了天堂宝殿，就是不想离开......

当徐承志搀扶着父亲走出密室，回到正厅之后，掩上房门，徐老汉坐在祖宗轴像前那张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徐承志站在父亲身后，给父亲捏揉着肩膀。徐老汉抬手拍拍承志的手，露出一副得意而自豪的神态，漫不经心的说到：“志儿啊，我本不打算这么早就告诉你这个秘密的，这可是我们徐家几代人的心血啊，说实话，积攒这些东西，真的不容易啊”说着说着，徐老汉不由得落下了两串心酸的泪珠。接着又慢条斯理的说：“我们徐家，世代以耕读为本，仁德传家，勤俭持家，法度治家，经商兴家，诚信厚道，童叟无欺。不偷，不抢，不拐，不有毒的不吃，违法的不干济困扶危，乐善好施。久而久之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你见的那些黄金，白银，琥珀，玉石，翡翠，还有那些麝香，蚌，可都是无价之宝。这些是黄白之物，本来是打算代代相传，留给后人以防不测用的，可是，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哩，再说我跟你娘已经是土埋脖颈的人了还能有几天活头？干脆就提前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吧，我也就省心了......”说到这儿，徐老汉便打了个唉声，看得出他对当前的时局感到了惆怅。承志见父亲不高兴，连忙劝道：“爹，您老可千万别这么想，其实呀，真正能救中国的也只有共产党八路军了，那才是人民的救星，国家的主人呢。我这次回来呀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凤梧在那边已经打点好了，他说到年关了让我先回来陪爹娘过个年，等明年开春一准把你们二老和玉芬一块儿接过去，省得我们两地生活，谁都是牵肠挂肚的不放心......”没等承志说完，徐老汉劈口说道：“那咱这个家呢？就不要了？常说穷家还难舍哩，就别说咱还有这么大家业了，这是说走就走的了的吗？”“唉，别生气了，爹，您老见多识广，您说咋办就咋办吧，啊，只要您老不生气，咋办都行。”这是徐承志安慰父亲说的话，这时，客厅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了十二下，徐老汉向承志摆摆手说：“天不早了，今儿个刚回来，人乏马困的，先去休息吧，随后你也跟着玉芬商量商量再决定吧。我也累了，你也休息去吧......”

当徐承志辞别了父亲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只见玉芬还在如豆的残灯下做着针线活呢，承志心里明白，这完全是在等自己回来呢，便关切的问道“哎呀，玉芬，天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只见玉芬娇滴滴的笑着说：“人家不是在等你的嘛，谁知道你们爷俩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承志说：“瞧你说的,人常说‘父慈子孝，天经地义’嘛。”玉芬接着说：“天都大半夜了，都跟爹唠了些啥呀？”说到这，徐承志沉思片刻，便把今晚所发生的一切，从头至尾，一五一十跟玉芬说了一遍，玉芬听罢喜出望外，但心中又忐忑不安，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连儿子都不想叫知道的秘密，是根本不会让儿媳知道的，就更别提是个刚进门的新媳妇了。想到这儿，玉芬急忙打算承志的话说：“你快别说了，赶紧睡吧，你是疯了？还是喝多了？干嘛给我说这些，我毕竟是个刚过门的媳妇，还不够格呢，你就不怕犯了忌讳？你也不怕爹拿家法来治你的罪吗？”承志很坦然的笑道：“这不是我徐家对你高看一眼嘛，其实，这事倒真还有个规矩哩，那就是不等上一辈人老死的时候，是不会对下一代人说的。特别是俺家，一连几代都是单传，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你就不一样了。况且，在父母眼里，你可是我们徐家的大恩神，这不，爹还交代让我跟你商量呢，俺这一家三口可没有谁把你当外人的。”玉芬听罢，心中自然也觉得美滋滋的，随后，便把脸凑到了承志的耳边，小声嘀咕着，试探似的问道：“夫君，你打算怎么处置这笔财富呢？” 承志回答说：“我还没想好呢，叫你说，突然间冒出这么多珠宝，搁谁都没有主意......”

“我倒有个想法，就是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况且这是徐家几代人的心血，如果真要这么做了，我觉得光父母这一关就说不过去。”玉芬若有所思的说。

“诶，你要是有好主意，不妨说来听听，先不说父母如何打算，你得看我这一关能不能过去，只要我觉得可行，父母那我去开导，怎么样？”

“我想啊，咱倒不如把这些东西想方设法交给八路军吧，因为他们真的太需要这笔钱了，你知道的，蒋介石早在三年前就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和所有军需物资。现在为了全国解放，已经快要打到黄河边了，你想，他们的枪支，弹药，药品，军装，军鞋，啥不需要钱呢？”

“你说的倒也是，我也早听说八路军真的是太艰苦了，不过，现在好在八路军已从东北战场上一路势如破竹，已经打进石家庄了。太原解放也是指日可待，因为老蒋跟老阎从来就不是一条心，老阎现在已是四面楚歌，自顾不暇了。现在，凤梧还在酝酿如何赢得兵工厂的控制权呢，他需要我的帮助，所以这次回来，我也不能多待，咱又没能力把这些东西弄到解放区，这可如何是好呢？真是愁死人了.....”

“不要紧，只要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的话，父母的工作你来做，我来想办法”

“你一个女流之辈，整天足不出户的，能有什么好办法，那么多的东西，尽是些黄白之物和珠宝，万一有个闪失，那可了不得。还有咱徐家这么大的家业，你如何处置？如果处置不当，爹娘会同意吗？他们可是省吃俭用一辈子，如果这样做不等于是要他们的命吗？”

“我想爹娘那儿问题也不大，自从我过门一来，发现咱爹咱娘可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你不觉得咱爹今晚能跟你亮这家底儿也是一种暗示吗？” “我倒没想到这一点，可还有咱家这一切家当呢？怎么办？这可不是什么破玩意儿说扔就扔了呀，再说，地窖中的那些东西那么刺眼，你往哪捣鼓啊，你又怎么捣鼓?”

“唉，其实吧，这如果要是太平年代，就甭说爹娘舍不得这些东西了，就搁我，我也舍不得，可是你瞧现在这兵荒马乱的都不成世界了，大当官的都朝不保夕了，何况咱这些平头百姓呢？现在除了命是自己的，那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就不如交给中共南方局的人，由地下组织想方设法交给八路军就行了，关于咱家的厂子和店铺，可以委托给那些忠诚厚道，老实可靠，德才兼备的厂长和掌柜们，让他们兢兢业业地料理着，咱也甭亏待人家就是了。有句话叫做‘用人不疑’嘛，你觉得呢？能行不？这只是我的想法，不知你尊意如何？”二人正说话间，不觉天已大亮，要知承志听了玉芬之言如何回答，请看下回便知。

# 第十回 离江南举家北上 老城内住进洋房

前文表过徐承志和刘玉芬正说话间，不觉金鸡报晓，天色将明。徐承志也是感慨万千，兴奋地拍了拍玉芬的肩膀，由衷地夸赞玉芬道：“你真不愧是女中魁首，巾帼美贤，虽身不在男儿之列，倒却有须眉之志也”说罢，两个人便开心的笑了。这时，天已放亮，院子里已经听见老家院“唰唰”的扫地声，他们俩哪里还有睡意？直接来到书房，漱洗了一下，便给父母请安去了。关于他和玉芬昨晚商量的事，本想跟父母说说，但又害怕伤着爹娘的心，因此欲言又止，他心里想，要不，干脆等过了年再跟爹说吧。徐老汉虽然也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但儿子不说，他也没问。

转眼之间，就过年了，这个年过的都不开心，徐老汉夫妇只觉得成了儿子的累赘，徐承志心里像压了块石板，原来和玉芬商量的事，一直没法向父亲开口。这几天，他的眉头已拧成了疙瘩，等到正月初六那天晚上，徐老汉憋不住了，把儿子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对儿子和颜悦色地说：“志儿啊，这年前年后一直见你闷闷不乐，到底啥事儿还不能跟爹娘说的？说吧，到底啥事，说出来叫爹娘听听，至少你心里会好受些。”承志急忙强装笑容说：“爹，是您老多心了吧，没有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其实承志这么说完全是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才这么说的，徐老汉听罢不高兴了，带点责怪的口吻说：“哼，知子莫如父嘛，你有没有心事，我这个当爹的能看不出来？说吧，到底啥事？”承志见瞒不过父亲，才把那天晚上和玉芬商量的事，跟父亲讲说一遍，徐老汉听罢，沉思了良久才说出话来：“唉，天道沧桑，人逢乱世，倭寇未除，内战又起，我徐氏几代人的心血，一旦付之东流，叫我这心里呀，真是有太多的不舍，可我心里明白，这也是明智之举了，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这大概就是天意，就一切顺其自然吧，既然这样了，我还有啥好说的？我只有一个心愿：‘我不求你的仕途前程多么光明伟大，也不希望你刻碑立传耀祖光宗，只求我徐氏后人能够像莲藕一样出自淤泥而不染，又能像翠竹那般未曾出土而先有节......’”老人的一番话，语重心长，催人泪下，他自己也落下一串深情的泪珠。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之日，承志陪同父亲到祖坟上祭了祖，徐老汉烧罢纸，磕罢头，站起身来，喃喃自语道：“徐门堂上的列祖列宗在上，不肖子孙徐庆瑞在此叩拜，望祖宗有灵，功德庇佑，保佑志儿平平安安走上正道，我庆瑞就于心无愧，死也瞑目了。”说罢，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才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的正月十六，徐承志又收到了凤梧的来信，信中写道：“承志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自兄走后，甚是思念，本欲前往贵府会晤，但这里难于脱身，望兄见谅是盼，先问令尊令慈近来身体可好?但愿康泰无恙。关于当初吾与你所谈之事，现今俱已办妥，只盼仁兄尽快处理家中一切事宜，能够早日携全家来晋相聚是盼，若有难处，望回信告知，弟当设法相助，若兄携眷到来之日，弟定恭候迎接。弟：凤梧，顿首。民国三十六年正月。”承志看罢，便拿着这封信笺来找父亲商量，等父亲看罢凤梧的信后，沉思不语，一股劲地抽着水烟，徐橙子也不知所措，更不知从哪里开口，只好等着父亲发话。等徐老汉“咕噜噜，咕噜噜”地抽完了两袋水烟，用那根纯银烟扦挖掉了烟锅里的烟灰，把烟袋往那条几上一放，下意识地瞟了承志一眼，然后，不冷不热的说：“去，你去把玉芬叫过来。”“诶，我这就去。”说罢徐承志便出去了，转眼回到了自己房间里，不说三四，拉着玉芬就往外走，玉芬见承志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由一愣，忙不迭声地问：“怎么了？你要拉我去哪啊？”承志连忙回答说：“别问了，快走吧，爹叫你去呢。”玉芬听罢不再作声，跟随承志来到后堂，只见徐老汉在那儿等候着，玉芬上前，忙行过“万福”之礼，口称：“爹爹在上，唤孩儿前来，有何吩咐？”徐老汉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地说：“事已至此，也就不再客套了，志儿的朋友又来信了，刚才我已经看过了，内容是想让咱全家北上太原定居，也不知道你啥想法，我跟你娘都已古稀，哪儿也是黄土埋人，就不想颠簸了。要不，你跟志儿走吧，我跟你娘留下，暂时守着这半份家业，到啥时候说啥时候吧。你俩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哩，到了太原啊，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也就放心了⋯⋯”没等徐老汉说完，玉芬就声泪俱下，打断了徐老汉的话说：“爹，您老千万别这么说，咱一家人不能分开，要走都走。如果你跟娘都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永远留在你们身边，替承志尽着孝心。不过，人家凤梧如此义气，效仿古人，为朋友两肋插刀，重情重义，也是盛情难却，不如你跟随承志一块先走，你们到那边看看能否过得惯，如果过得惯，我再过去找你们，如果过不惯，我就让承志再把爹娘送回来，咱们就一起在家过日子，怎么样？”承志听罢，连忙插嘴说道：“爹，我赞同玉芬的想法，你觉得呢？”徐老汉一脸凝重的表情，然后自责的长叹了一声：“唉，我跟你娘真的成了你们的累赘了⋯⋯”说罢就再也没有说话。

随后的一连几天里，承志和玉芬不懈的做着父母的工作，总算做通了，还是按照玉芬预先说的承志带上父母先走，然后，玉芬再去找他们，家里的一切事宜，暂由玉芬全权处理与安排。回头再说那天徐承志和两个心腹家人陪同一双年迈的父母，来到了古城太原。他们刚一下车，早有赵凤梧和几个厂子里的重要任务在那等候，一见面，凤梧便急忙上前迎接徐老爷子，先是抱拳当胸，一鞠到底，然后抬起身说：“这位就是伯父吧，久违了，您和伯母的身体都好吧？”“好，好，托你们的福啊，你看我们尽是给你们添麻烦，真是让你们费心了，不好意思了啊。”徐老汉满面春风地回着赵凤梧。“哪里哪里，你老就别介意了，那都是我们分内的事，以后啊，到了这儿，就跟在自己的家一样，不管有啥事，只要您老言语一声就行了啊，你可千万别客气唷。”说罢，各自双方互相做了介绍，然后便一起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一路风驰电掣，只见路旁的两行法国泡桐和那些高大建筑，向后倒去，不一会儿，便来到了榆次老城边上的那座兵工厂附近的一片欧式建筑的红色小洋房生活区。只见这些小洋房是中西方结合式的建筑，从外观来看，是欧式小洋楼，而自带中式的四合院，远远望去，但只见红砖砌就的雕墙；青石铺成的路径，影壁墙前绿油油一片君子竹；大门两边，郁葱葱的两颗迎客松；琉璃瓦顶，四面收坡，屋脊上砌就着二龙戏珠，影壁墙上磨砖砌就，雕刻的是丹凤朝阳。二层小楼，巍峨处处，小院围墙，精工细作，门窗户扇，巧夺天工，能工巧匠难造就；彩阁雕檐，四面挑角，二十八宿也发愁。进去大门，是曲径回廊，假山旁边是六角凉亭，凉亭内摆放了一张精工细磨的汉白玉圆形石桌，石桌周围又放了六只汉白玉石墩，真是此物凡间少，犹如东海水晶宫，看上去真正的气派，见过的也的确眼馋。

当赵凤梧从车上下来，领着徐老汉老两口来到洋房门前，示意他俩先进院子时，徐老汉连忙摆摆手说：“哎呀，使不得，使不得，这是什么所在，如此金贵，是我们这号人随便进去的吗？凤梧，干嘛领我们到这儿来，是不是⋯⋯”没等徐老汉说完，赵凤梧就笑哈哈地说：“伯父，你看你老说到哪去了，这里呀，从今天起就是您老的家了，这是阎长官特批的，这是因为承志有功劳，才能享受这样待遇的。”徐老汉听罢凤梧的话还是连连摇头说：“什么？就让我们住这儿 呀？我可不住，僧寺不僧寺，道观不道观的，我们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们可不住这种庙宇。”凤梧连忙解释说：“伯父，您放心吧，这是人家国外专家住的别墅。”“什么？这是洋鬼子住过的地方？他们不好好待在自个儿家里，跑到这来干嘛？也像日本鬼子一样，觊觎中国这片沃土了吗？”徐老汉有些不耐烦地问着凤梧，“不是，不是，这是美国和苏联给咱们派来的技术专家，是来帮助咱国制造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这不，苏联明着支持共产党了，老蒋和苏联的斯大林闹翻了，斯大林就撤走了他们的专家，才有了这几栋空房子。这回呀，你跟伯母就放心的住吧，等随后玉芬也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就享受那天伦之乐吧。”赵凤梧一边说着，一边领着徐老汉他们已经来到了小洋房内，只见屋内窗明几净，摆设考究，门扇和窗户上都安着玻璃。本来就用白灰粉过的墙壁上又粘贴了一层油光发亮的壁纸，把个明三暗五的房子装扮的分外妖娆。此时的徐老汉才松了一口气，嘴角也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刘玉芬挥泪别父母 徐庆瑞驾鹤归西天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搁着徐承志和父母住进洋房不提，回头再说玉芬在江南老家处理着家中一切事宜，先是把那些黄金珠宝想尽了一切办法，交给了共产党八路军，然后又把工厂，店铺，绸缎庄，米粮行，都安置给了那些忠诚可靠的掌柜们。然后，便给承志去了封信，内容是：家中一切事宜俱已妥当，不日将抵达太原团聚，望见信斟酌，是否能来接一趟。承志看罢，心中自然高兴不已，连忙把这喜讯先是告知了父母，父母便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好。然后又把消息告诉了凤梧，凤梧自然也是乐不可支，便安排承志准备回去迎接玉芬到来。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岁月不堪回首，一晃就是一年，当玉芬收拾停当，准备北上举家团圆的时候，突然想起远在宁波的父母，由于离娘家较远，来去很不方便，因此，自出嫁以来，屈指一年多了，也没有回国娘家。尽管有书信往来，也尽是些客套寒暄，究竟父母那边情况如何，自己也实在不知道。这次要是去了太原，那才真正是天各一方了。父母如今也是烛光灯影，年过花甲之人了，此一去究竟还会能不能见上父母的最后一面，那可是还真的说不上来。想到这儿，玉芬便一心想去看看父母，以免落得日后遗憾。等第二天一早，她便带了一个丫鬟随从，登车北上来到了宁波，下车后，玉芬无心观看街上的景致，随即叫了辆黄包车，年轻的车夫，脚下生风，一溜烟穿越在宁波城里的大街小巷，好一阵功夫，才拐弯抹角的来到了自家门口。当玉芬下了黄包车，举步抬头观瞧时，心中不由得一阵凄凉，门前没有了往日的那般气氛，冷冷清清的，也没人打扫门前的垃圾，更是显得荒凉；庭院里，横七竖八的东西也没人收拾，只见爹娘二老，面容憔悴，两鬓添了不少白发，玉芬见状，不由得一头扑到母亲的怀抱，泪如泉涌。声嘶力竭地叫了声：“爹，娘，你们这是怎么了呀？咋就到了这地步了，咱家的那些下人呢？怎么就只剩下你们二老了？……”梁氏老妇人用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女儿，半天说不出话来，眼里的泪珠，扑簌簌地直往下掉。刘念祖见状，虽然心里同样也很难受，但还是忍住了眼泪没有掉下来，用一种责怪老伴似的说到：“你看看，你看看，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不是高高兴兴的问问孩子有啥事，只顾着哭啼，还不赶快去给孩子做点饭吃，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闺女是娘的挂心钩嘛，你天天等啊盼的，这真正回来了，你倒是迷三倒四的魂不守舍了……”这一番话，好像是提醒了梁氏老妇人，她这才松开了玉芬，拉着她的手来到了堂屋。随即有玉芬带的丫环，把东西搬了进来。

当玉芬和父母说明来意后，老两口是满脸惆怅，好不悲观，沉思不语，好半天才长出了一口气，又打了个唉声说道：“唉，去吧，啊，你毕竟成了成家的儿媳妇了，很多事都由不得自己说，有道是‘嫁饥随饥，嫁叟随叟嘛’作为一个明理贤妻，就得同舟共济，夫唱妇随。等到了那边就跟承志好好的过日子吧，我看承志这人海不错，人常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嘛’。看来，我闺女有眼力，算是选对郎了。可我刘念祖一辈子也算是断文识字的却瞎了双眼，让三个儿子都投奔了老蒋，你二哥英年早逝，死于非命，落了个马革裹尸；你三哥虽然少年成才，跟随政府颠簸，始终没有音讯，也不知凶吉如何？你大哥也是满腔热血，踌躇满志，为国为民，奋勇杀敌，戎马半生，我看恐怕到头来也是投错了主人，这也都怪我贪功心切，反受其害。眼下时局动荡，尔虞我诈，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遇人做事千万要多留个心眼；人心向背，鹿死谁手，现在已成定局，无论到任何时候要先学会明哲保身。人生嘛，本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谁都会遇到风口浪尖，或刀头舔血的事，如果真正遇到了，一定要有求生的欲望和本能，承志嘛，人倒是还不错，卡那里是有抱负，有志向，但咱不求他荣华富贵，荣膺三代，只求他品行端正，对家庭有责任有担当，对你能始终如一，矢志不移，你对待你的公公婆婆要守孝道，‘三从四德，忠孝节义’本是一个贤妻孝媳的必修课。你去吧，爹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该看破的，能放下的，爹都能做到不用你牵肠挂肚，爹娘都老了，总部能跟你一辈子，你们还年轻，要活得刚烈。咱们刘家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家人七零八落的，也许是前生的恶也过重，才导致咱们朱门生饿殍吧。不过，我想明白了，什么养儿防老啊，父慈子孝啊，都是无稽之谈，关于我跟你娘的晚年生活，我已经打算好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你到了那边，不要挂念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说道这里，念祖的声音有些哽咽，再也说不下去，玉芬也鼻子一酸，落下泪来，还没等玉芬开口说话，玉芬娘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嘱咐一番。玉芬此时也情绪失控，便一头扑到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娘仨也顾不得还有下人在场，真是哭的撕心裂肺，肝肠寸断，这种生离死别，实在是难舍难分。

玉芬在刘府跟爹娘住了几日，回到奉化自己的家里，收拾了些生活所需用品还有些许细软东西，那日傍晚时分，承志回来了，要接她北上。第二天承志吩咐厨子，做了几桌好菜，把府上所有若干人等都请了过来，好久好饭地招待了大家，承志端起了酒杯，心里既激动而又沉重的说：“承蒙各位多年来对我徐家的忠诚和关照，才得此兴旺，今天在，在这里，我代表父亲向各位鞠躬致谢，今后，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再接再厉，把咱们的事业发扬光大，至于报酬问题嘛，操心，出力和工资是成正比的。从今日起，大家的工资统统翻倍，怎么样？”大家听罢，齐声喝彩，欢呼雀跃，整个晚上，主仆尽兴，天亮才散。又隔一日，承志把家里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就带着玉芬离开了奉化，北上太原，一路无语。不一日，徐承志夫妻二人便来到了山西太原府榆次老城定居于此。

转眼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北方的天气特别的寒冷，徐庆瑞老汉年老体弱，这辈子又一直生活在江南这四季如春的鱼米之乡，所以过不惯北方这白雪皑皑的寒冷气候。因此，徐老汉便得了伤寒之症，一卧不起，并且，咳嗽，胸闷，气喘的厉害。显示从当地清了郎中，吃了几幅中药，不见成效，徐老汉的身体也日渐衰弱，消瘦。徐承志便心急如焚，嘱托凤梧寻求良医，赵凤梧也把徐老汉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善待，徐承志交代的事，就成了圣旨。凤梧便一连几天茶饭无味，马不停蹄地窜来跑去，最后，到了太原府阎锡山官邸，把阎锡山的私人医生给请来了，这个郎中叫宇兰廷，他的父亲宇新贵本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太医，整日行走在王公贵族只见，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便解除了太医院是为了不让给光绪帝看病。后来，在八国联军进犯中国时，慈溪西逃便又带上了宁兰廷，和他父亲宇新贵，以防路上有什么不测，到了山西祁县时，宇新贵结识了乔志庸，二人义结金兰。后来，满清政府被推翻后，宁兰廷和他父亲宇新贵都被剪掉了辫子，赶出了宫门。从此，宇兰廷便来到了山西祁县投奔乔志庸，后来，在一九三四年阎锡山曾得过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命，是宇兰廷给他治好的，阎锡山为报救命之恩，便把宇兰廷留在了自己身边。这次徐老汉得病难医，吃谁的药都不见起色，赵凤梧只好厚着脸皮去找阎锡山，阎锡山也是爱惜人才，求贤若渴的人，所以便让宁兰廷来给徐老汉治病。可惜的是，徐老汉得的是肺痨，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等宇兰廷号罢脉，长叹了一声，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唉，自古天地不公，历来鬼神有私，天若损寿，扁鹊难医啊徐老先生之病根，当在肺部，我没有这回天之术让老先生病体痊愈，实在令人惭愧，还是早做准备吧。”说罢，也象征性的处了个方子，撂桌子上走人了。

又过了几日，徐老汉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面色苍白，滴水不进，喘的上气不接下气，连坐都坐不起来了，眼眶和两腮塌成了大坑，真是瘦骨嶙峋，皮包骨头了。再说，徐老汉也不是个糊涂的人，心里像明镜似的，那天把承志和玉芬叫到了床前，伸出那两只如柴的手拉着承志和玉芬，有气无力的说：“志儿，芬啊，看来，爹真的是……不行了，你们……也就别在……我身上……白下那功夫了，我死后……别无他念……只是你娘……我放心不下……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她……”说着说着，只见徐老汉头一歪，眼一斜就不出气了，任凭承志夫妻怎样呼喊，徐老汉还是撒手而去。徐承志见父亲咽了气，撕心裂肺地呼喊着，陈氏老夫人便摇晃着徐老汉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嘴里还在不停的念叨着：“老头子，你怎么说走就走啊？剩下我一个人可叫我怎么活呀，还不如你稍等等我，叫我跟你一块走吧……”此时徐承志一家好像天塌了似的，乱了方寸，不知所措。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 第十二回 承志深夜遭暗算 老母寿终命归西

徐承志埋葬了父亲以后，有好一阵子一直是萎靡不振，郁郁寡欢，直到一九四八年开春，玉芬分娩了，生下了一个女孩，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徐承志和刘玉芬商量着给孩子取名字，徐承志兴高采烈地说：“就让孩子叫“萍茹”吧，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玉芬说：“我觉得“萍茹”不合适，你想啊，“萍”乃浮萍，是无根之草，“茹”是含辛茹苦，再说“萍”即漂泊之寓，“茹”乃隐疼之意，我看不如叫“晓芳”合适，“晓”即黎明将至，“芳”即美德留香，怎么样？”承志听罢，由衷的佩服，连声夸赞说：“好，好，好个黎明将至，美德留香，还是夫人取得好，就叫她“晓芳”吧”从此，一家人整日沐浴在欢声笑语中，小女的出生，真的给这个原本平淡的家，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喜庆。

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将要宣告结束，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不得已要退居台湾了。阎锡山和李宗仁一样，虽然抗战有功，但也曾愧对百姓，如今也到了穷途末路，要是跟着老蒋退居台湾，阎锡山是一百个不情愿，要是留下来呢，又怕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更他算总账，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他通知了三十八年之久的老山西，当他登上飞机，向送行的幕僚挥手告别时，不由得流下了两行悔恨的泪水，当阎锡山登上飞机不久，太原就彻底解放了。在他临去台湾之前，蒋介石曾多次催促阎锡山一定要把兵工厂炸掉，但阎锡山斟酌再三，权衡利弊，始终不忍心这样做，便把此事告知了凤梧，最后，用手拍着凤梧的肩膀用浓重的五台口音说：“凤梧啊，你跟随我多年，情同手足，你了解我阎百川为人做事的风格，我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光明磊落，从不含糊，我抗日是誓死不做亡国奴，我投蒋是想利用他的经济来建设美好的山西，我反共，是容不得别人在我的地盘上指手画脚，现在看来，因为我一己之私和共产党结下了冤仇已铸成大错，我留下来人家也必不饶我，眼下你们务必当心，严防军统特务破坏，我虽糊涂多年，曾经联蒋反共，但我今日已经明白，孰是孰非自有定论，公平、正义自在人心嘛，吾今虽去，实属无奈，非你情我愿，望你竭力保护一切工厂及电力设施，特别是兵工厂，一般被毁则元气大伤，千万不敢粗心大意，亦算尽我微薄之力，赎我昔日之过，我虽不能流芳千古，却也决不遗臭万年……”阎锡山此时的这一番话，倒也深入人心，赵凤梧有心劝他留下，但又见他去意已决，故不再强留，就随他去吧。第二天清晨，阎锡山早早地来到了机场，当他登上飞机的那一瞬间，还深情地朝着榆次老城下意识地望了一眼，从头上摘下帽子，依依不舍地朝着眼前挥了挥手，悲戚而又伤情地说：“山西啊太原，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们别了……”说罢眼含热泪，钻进了机舱。

阎锡山走后，潜伏在兵工厂内的敌特分子非常活跃，企图炸掉兵工厂，老蒋本来一看大势已去，明着自己下野了，把包袱甩给了李宗仁，让李宗仁来背黑锅，一方面让李宗仁派代表去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一方面他又搞什么垂帘听政，架空了李宗仁，让李宗仁有名无实，实际上在石家庄解放后，他曾三令五申，要阎锡山做好准备，万一太原不保，就立即炸掉兵工厂，这是首当其冲。后来解放军已打到太原城外了，见阎锡山还是不动手，便亲自召见毛人凤，并给毛人凤下达了死命令，限他在十日之内必须炸掉这个兵工厂，因为这个兵工厂使他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在他老蒋心中，早已形成一种概念，不成功，便成仁，一旦不能为我所用，宁可毁掉，让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也绝不留给共产党这刻骨仇人，所以在毛人凤这个特务头子得到老蒋的秘密指令后，他便派遣他的心腹邱清泉直接参与这次大破坏行动，当头号特务邱清泉来到榆次老城后，兵工厂的敌特分子便十分猖獗，这边赵凤梧徐承志他们为了保护好兵工厂的安全，曾多次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传并教育职工和家属们要提高觉悟和警惕，严防并抵制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并且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工厂保安团，日夜轮流值班，站岗放哨，敌特分子也加快了他们垂死挣扎的步伐，开始威逼利诱，甚至绑架和暗杀那些积极分子，当然，徐承志也不例外，被列入了他们的暗杀名单。那天夜里，徐承志像往常一样，下了晚班以后，又到那几个最主要的车间去巡视，结果，发现有个人影鬼鬼祟祟地溜进了车间，他先是喊了声：“谁？天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个人不作声只顾快步往前走，徐承志紧跟其后，非要看个究竟，并且边走边喊：“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我可就喊人了啊！”不料，就在这时，冷不防从旁边的机器后面，闪出一个人影，手快如雨，脚快如风，一个箭步穿窜上来，上去就朝承志的后背猛扎一刀，只听承志“哎呀”一声便应声而倒，那个特务人不罢手，又在承志的身上连续捅了九刀，刀刀都中要害，可怜的承志直接昏死过去。直到凌晨时分，玉芬始终不见承志回来，心中害怕，担心承志出事，才去找了凤梧，凤梧一听，里面集合工人纠察队，到处寻找承志的下落，当大家找到承志时，他已经是面色苍白，奄奄一息，不省人事。

自古道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徐老汉刚走不久，徐承志又遭人暗算，使得这个家道，更是雪上加霜，自从徐承志被敌特分子暗算以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简直就是个植物人了，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对他进行救治，却总也醒不过来，一家人被吓得魂不守舍，玉芬的粉腮上时常挂满了泪珠，承志娘几次都哭得背过了气，终日以泪洗面，一连几天，玉芬和婆婆都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守在承志床边，就这样熬了五天五夜，承志总算慢（有问题）慢苏醒过来，当他睁开眼睛，看见白发老娘，同枕共眠的妻子，怀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守在自己身边时，不由得眼眶湿润，用深情的目光看了看年迈的母亲，又看了看憔悴的妻子，有气无力地说：“娘，孩儿不孝，让您老担心了。”又瞧了瞧玉芬一眼，咽了一口唾沫说：“玉芬，对不起，真的难为你了……”说到这儿，承志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腮帮，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玉芬见承志醒了过来，抱着女儿把脸扭过去，用牙齿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唇，硬是没有哭出声来，老太太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激动地安慰着承志说：“儿啊，别说话，娘心里都明白，咱好好养伤啊，咱不该死命，命在骨头眼里哩啊，咱慢慢就好起来了啊，娘没事儿，玉芬也好好的，你就放心吧啊……”

一个月以后，徐承志才会下床，慢慢活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所有医护人员的大力抢救下总算捡了条命，转眼到了一九五零年春天，一家人相安无事，由于国际形式混乱，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历来是称王称霸，他们的霸权主义（）在中国战场上已经失利，然而他们一贯支持的蒋家王朝又退缩到台湾，因此在世界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原形毕露，硬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老蒋呢，仍然不死心，一直筹划着反攻大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双重压力之下，只好让全国人民一道勒紧裤腰带，苦战三五年，用一场人民群众的革命，赢得一场流血牺牲的战争，因此，徐承志的一家也不例外，像全国人民一样，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时常觉得囊中羞涩，但一家人总是你谦我让的倒也其乐融融，可没想到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承志夫妻俩还真的被推到那风口浪尖上了。

那天早晨，徐承志像往常一样，早早的来到母亲床前，轻轻地叫了声：“娘，您老人家晚上睡得可好？”陈氏老妇人没有动静，承志便又连续叫了两声：“娘！娘！”，老妇人还是没有动静，承志这时便慌了手脚，急忙掀开了老娘的被子，只见母亲脸色煞白，没有了一点血色，闭着双眼，安详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真的像睡熟了的样子，承志急忙伸手摸了摸母亲的额头，然后又把自己的右手顺势放在了母亲的鼻子上，感觉已经没有了气息，便一头扑到母亲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了起来，这边玉芬还正忙活着给小妞穿衣服呢，突然间听到了承志的哭声，着实被吓了一跳，抱着孩子也跑了过来，一看婆母已死在了床上，更是难过不已，把孩子丢在了一遍，出门喊人去了，当街坊邻居也听到这噩耗传来，无不痛心疾首，一齐前来帮忙，由于年代不同，条件有所限制，看官你想，当时的中国饱经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创伤，以及荒灾匪荒的风雨沧桑，国家建设处于百废待兴，所以老妇人也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葬礼，虽然慎重且又简单地和徐老汉合葬在了郊外，有人在老妇人出殡时高声念到：“唉，好人好心好名声，善行善举善终生，功德定于天地在，英魂誓与日月同，你就一路走好吧！”就这样陈氏老妇人就与世长辞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 第十三回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 承志玉芬在劫难逃

徐承志在左邻右舍和工友们的帮助下，安葬了自己的母亲，按照常理，本当守孝七七四十九天，可由于当时的情况不同，就把七七改为了七日，七日孝满，除（）之后，承志怀着一颗极度沉痛的心情，继续上班去了。凤梧劝他说：“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谁也躲不过的，伯母寿终正寝，无病而终也是前生之造化，今已离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顺变吧，也不要过度悲伤，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这样会伤了自己的身体……”没等凤梧说完，承志便怏怏不乐地说：“唉，凤梧兄，谢谢你和工友们的悉心关照并料理了家母的丧事，我和玉芬感激不尽，我和玉芬就多谢各位了，再说我父母一生乐善好施，平易近人，我作为一个儿子，未尽人子之孝，养育之恩，点滴未报，母亲却撒手人寰了，怎么能不叫人痛心，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人一生中最难忍受的，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别……”，凤梧听罢，也为之动容。

玉兔东升，金鸟西坠，一晃又见半年过去了，承志才缓过神来，转眼到了一九五零年秋天，天高气爽，万里无云，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抓革命促生产哩，徐承志和刘玉芬住的小洋房里，第二个新生命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了，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九日，刘玉芬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阳阳”即“重阳”之意，过了半个月，承志跟玉芬商量着说：“咱们的女儿叫“晓芳”，就让儿子叫“晓辉”吧，你看怎么样？”玉芬说：““晓辉”就“晓辉”吧，让他能像日月那样光辉，叫起来既顺口，也蛮好听的“就这样，一家四口平平安安地过着日子，从此这个沉寂已久的家庭总算又有了欢声笑语。

流年似水，岁月无情，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之风，也是承志命运多舛，这一回又是在劫难逃了，被扣上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恶霸、走资派这四顶帽子，整日被绳栓索绑着去游街，做检讨，并曾多次在批斗会上，让徐承志在胸前挂上个大木牌子，木牌上写着两行大字“徐承志，走资派，我们坚决打倒你”并让刘玉芬和徐承志一起站在桌子上面，躬着九十度的腰，有时还把头垂到了膝盖以下才罢休，并且还经常被人从桌子上推下来，跌的鼻青脸肿，有时还会头破血流，徐承志夫妻俩也像很多无辜的革命者一样，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并且还制造了很多恶作剧，迫使他们的一双儿女，在上万人的职工批斗会上，举手高呼：“坚决打倒徐承志！誓死保卫党中央！还我革命人民新一代！绝不和走资派同流合污！坚决和走资派脱离关系！一定回到人民怀抱！”一双儿女，站在了自己的面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这样叫喊着，可想而知当初的徐承志夫妇的心是如何感受。在自己最无奈而又最无助的时候，自己生育并且抚养成人的子女，已能自立了却如此狠心地把自己的生命推向了深渊，承志是个很要强的人，仅存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真的是心灰意冷，对生活彻底绝望了，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已是初更时分，承志和玉芬连口水都没喝，浑身上下像是钉了钉子一般疼痛，两条腿肿的打不过弯来，腰痛的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可以说徐承志夫妇二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如此大罪，就别说徐承志和刘玉芬了，即便是铁石人身也难熬。

那一夜，徐承志夫妻二人蜷缩在小洋房的一个角落里，彻夜未眠，思前想后痛恨不已，心想这“文革”风暴才刚刚开始，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想到这儿，徐承志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心中发怵，回头想想自己，虽然生于富裕家庭，但祖上几代人从没欺行霸市，鱼肉乡里，自己学成回国后便投身革命，浴血奋战，为了保卫工厂差点丢了性命，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且倾家荡产所有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解放后，把自己毕生所学都投入到了国家建设事业上，自己这一生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兢兢业业，待人忠诚厚道，处处高风亮节，到今天怎么就成了反动透顶的走资派了呢？现在呢，赵凤梧由于曾经是阎锡山的红人，他自己也在被批斗之列，眼下已经没有人敢为自己说话了，况且工厂里所有在领导层的几个人，已经没有几个囫囵的了，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有谁敢站出来给自己找麻烦呢？他越想越心痛，觉得已是走投无路，不如以死来了却残生，也就一了百了了，想到这儿，承志便拉着两条想灌了铅的腿来到了玉芬面前，抬手捋了捋玉芬那两鬓散乱的头发，心如刀绞，两眼包含着泪水，心酸地说：“玉芬啊，我的好妻子，没想到让你跟着我受这种洋罪，我真的对不住你，仔细想想，你也是个大家闺秀，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好歹上了女子师范，就算不上是文高武广吧，可在女子中间你也算是个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令人刮目相看。自从你嫁过来之后吧，我见你有理想有抱负，卓识远见，深明大义，敢作敢为，把所有的家私都想方设法鼓捣给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前夕，又舍下家业，忍痛割爱，辞别父母，远离家乡，随我辗转大江南北是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远大革命理想，解放后，无论是五一年的“三反”“五反”，还是六三年的“四清”运动，你都是站在风口浪尖上，乘风破浪，冲锋陷阵，六零年全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华民族处于困苦潦倒水深火热之中，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已是无以计数，当时，你却把咱家积攒的所有粗细粮票还有布证都捐助了那些人多劳少的人，侍候我那二老爹娘，你总是尽心尽责，任劳任怨；养育了一双儿女，你却是呕心沥血，将心操岁，指望子女成人长大后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能够为祖国建设增砖添瓦，可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功过得失，生老病死，可怎么也没想到昨天我们还是人民的功臣，今天就成了走资派了呢？这空穴来风又是从何说起呢？真是天理何在？王法何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玉芬，我……我真的对不起你呀，让你受委屈了。”

承志说到这里，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用那酸软的胳膊搂着玉芬的肩膀抱头痛哭，玉芬也伤心地哭了，二人哭了一阵，玉芬挣脱承志的肩膀，用颤抖而无力的手，擦了擦承志那脸上的泪痕，伤心，悲痛，焦虑地安慰着承志说：“唉，这也许就是命吧，不要紧的，受批斗的也不是就咱一个，只要咱行的正，坐的端，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跟我不用说啥对不起，我既然嫁给你，享福受罪都不后悔，刀山火海我也毫不畏惧，不要紧的，暴风骤雨总会过去，黑暗过去曙光即来，魔鬼当道犹如草上露水，是非功过让后人评说，咱就算是冤深似海，我相信党和政府，总有给咱澄清的那一天，俺爹曾经说过：“这人过日子嘛，总会遇到些风口浪尖，刀头舔血的事，现在吧，只要没有人把刀架在咱脖子上，咱就要坚强地活着，咱活着才有希望看到光明的那一天。”

承志听罢非常感激，有这一番暖心的话，承志感觉到浑身的酸疼好像减轻了许多，看了看家里，冷冷清清，身边没有了子女的陪伴，心里感觉非常失落，不由得一阵孤独之感油然而生，转脸又跟玉芬说：“唉，其实吧，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只是晓芳和晓辉我不能理解和接受，难道她们也不了解咱们的为人吗？今天在批斗会上，她们的那些言辞，令人多么伤心啊，你瞧瞧，白天刚说跟我们割断关系，晚上就真的不回来了，你见过这样子的子女吗？”玉芬连忙解释说：“承志，你不要多心，也不能难过孩子们，这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嘛，我觉得这样子也好，最起码不会跟着我们受牵连，叫你说，她们是吮我奶水长大的，我不是娘谁是娘啊，你说又有谁能代替母爱呢？你觉得不舒服，我倒觉得这样也好，孩子只要根正苗红，得以安康，不也省了咱一份心吗？”二人正在说话之间，只听得门外人声嘈杂，有疯狂的敲门声，有用石头撞墙声，有歇斯底里的叫喊声，汇成一片，一会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喊着：“罪大恶极的走资派，快快从里面滚出来，向人民低头认罪！你这个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走资派，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你真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我们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誓死无产阶级更说成果，觉不允许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钻营破坏，我们要坚决和你们一小撮阶级敌人斗争到底……”

承志和玉芬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罢，不由得一阵揪心的难受，两个人都瘫软在地，两条腿软的直打颤，怎么也站不起来，徐承志老泪纵横，痛不欲生，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熟悉的喊话的人，竟然是自己养育了多年的亲生儿子徐晓辉，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她们还没有能站起来，滚出去给红卫兵低头认罪呢，徐晓辉已带头率人用石头砸开了大门，横冲直撞地涌了进来，不说三四，就把家里的一切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就像日本侵略军在我中华大地上扫荡过一样，没有了一件囫囵的东西，就连他们仅有的两穿被褥，也被红缨枪戳在上面好几个窟窿，然后扔了出去。随后，就又给徐承志和刘玉芬戴上了写有走资派字样的将近一米高的高帽子，挂上昨天挂的那块大木牌子，用绳子捆住了他二人的双手，像土改时农民斗地主那样，被一个红卫兵领头的人和徐晓辉一个一个给拉走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文革”风席卷中华大地 徐承志含冤命丧黄泉

上回说到，那天凌晨天刚放亮，徐承志的儿子徐晓辉和另一名红卫兵李青，带领着上百名红卫兵横冲直撞，破门而入，不说三四，蜂拥而上，把个徐承志的家，砸了个底朝天，然后给徐承志戴上了高帽子，挂上了木牌子，用绳子捆住了双手，拉了出去上街游行去了，从早起到晚上，又是整整的一天，她们夫妻俩水米没打牙，一天三顿每当别人吃饱饭的时候，她们得到人多的地方去做检讨，别人吃罢饭的时候，她们又得接受红卫兵的批斗，就这样，一天里头水米未进，到了晚上十一点多了，红卫兵们也乏困，这才罢休，徐承志夫妻二人互相搀扶着回到家中的时候，已是半夜多了，家里连锅碗瓢勺都被砸光，还吃什么饭呀，想歇歇腿吧，连张床也没剩下，这种凄凉景象，真是催人泪下，就在这时，徐承志和刘玉芬同时听到院墙外传来了一阵阵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承志心中“咯噔”一声，随之浑身打了个寒颤，心想：“天哪，真的不让人活了，还没回到家哩，就又来批斗了？”正在胡思乱想之中，就听见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你慢着些吧，别摔倒了啊！”话音刚落，承志便借着微弱的星光，隐隐约约看见两个人影从外面走进来，并慢慢避开院子里横七竖八的东西，径直朝尾门走来，这时，刘玉芬强忍着浑身的疼痛，小声问了声：“谁呀？”，“我，是二林娘”来人边走边回答着，刘玉芬和徐承志一听是邻居二林娘，便放下心来，强打精神，强撑着站起来说：“二林娘，天都这么晚了，你来有事吗？”二林娘连忙回答说：“唉，我倒是没啥事，这不，刚听见你这边有动静，料定是你们回来了，这不，我给你俩盛了碗稀饭，你俩快喝了吧。”说着，便把自己端来的这一碗给了玉芬，把儿子二林端的那一碗接过来递给了徐承志，还一人给了一个玉米面窝头，二林娘交代说：“快趁热喝吧，刚热过的，别让它再凉了，喝了不舒服。”这时，徐承志夫妻俩啥话都没说，只是激动的鼻子发酸，嗓子发哽，眼泪唰唰地往下流，二林娘也不再说话，二林还小，更不知如何安慰才是，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吭。

当承志和玉芬二人先后从二林娘张桂花手里接过这碗饭时，心里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真的说不出是啥滋味，等二人吃完了饭，玉芬用双手捧着两只空碗，还给张桂花是，热泪盈眶，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只是用自己那物理而颤抖的双手，拉着张桂花久久没有松开，那千言万语感激的话都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这时，二林娘把空碗递给了二林，说了声：“林儿，你先回去吧，我陪你大妈稍坐一会儿。”二林没有言语转身走了，二林去后，张桂花扶着刘玉芬坐下，自己便在玉芬对面坐下来，拉着玉芬的手安慰说：“芳妈，你别难过啊，咱挺挺也就过去了，人这一生，谁敢说没有个三灾两难的，时局总不会一直这样，自己都得能顶得住三砖两瓦吧，咱不能想不开啊，人常说生活就是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得能经得起这严峻的考验，你能读书识字，又是个见多识广的人，难道就没听说能够在人生的溪流中逆水行舟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吗？”玉芬听完这番话，心里感觉热乎乎的，这才真的叫雪中送炭，张桂花陪她们俩到很晚才走。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那个叫李青的人，便又一次带着上百名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撞进了徐承志的家，狂声高喊着：“打倒走资派，走资派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口号，不时还夹杂着男女青年的起哄声和谩骂声，这些人是来拉承志和玉芬又要去游街搞批斗的，由于玉芬她们被残酷地折磨了两天两夜了，所以在玉芬刚睡着不久便又被吵醒，当她睁开那朦胧的眼镜时，怎么不见承志在自己的身边了，心里就发怵，心想：“他去哪了呢？”霎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堵在了心窝，她便赶忙走出来，四下张望，在密集的人群中，寻找着自己的丈夫，当她巡视一圈没有发现承志的身影，心里“咯噔”一下，也顾不得红卫兵的呵斥和威逼，便四处寻找着承志，边喊边叫：“承志，你再哪哩？承志，你在哪？”连续叫了几遍没人答应，玉芬便慌了手脚，拖着那疲惫不堪的身子，到处寻找，这时那个叫李青的红卫兵头目便挑衅地说：“怎么？还没向人民群众交代完自己的罪行哩，就畏罪潜逃了？我告你说，全国人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是跑不掉的，除非你死了，不然的话，你就是跑到了天边，也要把你揪回来。”说罢，便在玉芬面前晃了晃那三尺来长，刀柄上还系着红布条的大铁刀，怪声怪气地说道：“怎么样？走吧？你去向人民交代清楚你把走资派藏哪了呢？这回可有你的好果子吃了。”说罢，便示意红卫兵把玉芬带走，这时，玉芬气愤地挣脱了红卫兵的手说：“我不能跟你们走，承志我了解，他不会跑的，一定是出事了！”说罢便来到了假山后的凉亭上，一看便惊叫起来：“承志，承志，你这是怎么了？快来人啊，快来救人啊……”

此时，只见承志已经在凉亭的立柱横栏上上吊死了，当玉芬一步一跌，连跪带爬地来到了承志跟前时，伸手抱住了承志的双腿，玉芬的心碎了，因为她感觉到承志的尸体已经僵硬，浑身冰凉。

这一次，刘玉芬并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呆呆地瘫坐在地上，她那绝望的眼神显得十分的茫然，此刻的她只觉得大脑“嗡”的一声，眼前一黑便晕倒过去，这时那个叫李青的人仍然在高声地叫嚣着：“刘玉芬，你就别装蒜了，你这个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我们这么多猎人的眼镜，快起来，去向人民革命群众交代错误，低头认罪去”，他率领的那一帮革命小将们，也异口同声地附和着，叫嚷这，谩骂着，甚至还有人向刘玉芬身上吐着唾沫，擤着鼻涕，最可恨的是有几个红卫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堆破旧鞋子，别出心裁地用一根细铁丝串在了一起，给刘玉芬挂在了脖子上，这一群红卫兵们先是一场哄堂大笑，随即便有人高喊着：“刘玉芬，大破鞋，刘玉芬，大破鞋……”随后，所有来搞“革命”的先锋队员们便随波逐流，那刺耳的喊声，越来越高，就在这时，只见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有三四十岁，五大三粗，高鼻梁，大眼睛，短头发，穿一身劳动布料的工作服，那严肃的表情不怒而威，他从人群外面挤了过来，一看眼前这一幕，便不由得大喝一声：“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还有没有王法了！你看你们已经逼得人都上吊了，还是不依不饶的，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利呢？毛主席还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哩，怎么你们就如此惨无人道，还有没有人性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赶忙把承志的尸体卸了下来，就地放在了凉亭里，转身一看玉芬还没缓过神来呢，这才俯下身子，先是用手拨开了玉芬的眼睛看了看，然后摸了摸玉芬的手腕，觉得她还有

# 第十六回 战病魔刘玉芬起死回生 好政策徐承志平反昭雪

话说那天早上，陈二林给刘玉芬送来早饭后，交待了她几句就出去了，虽然玉芬的身体还不会动弹，嘴也说不上话来，可她的心却跟明镜似的，她见二林一脸沮丧的样子，也不知道究竟是咋回事，胡思乱想了一阵后，饭也没吃，就用被子蒙在头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她想这一生中，自己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的坎坷？难道一个人真的有前生来世？是自己前生的恶业过重了。这辈子老天爷才如此惩罚自己？人家陈守堂一家跟自己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的，咱凭什么拖累人家，自己生养的一双儿女都嫌爹娘败他们的兴，都跟自己割断了关系，跑的无影无踪，凭啥一直赖着人家呢？自己活着也是一种负担，看来这病是治不好了，死是迟早的事，还不如早死早托生，所以，她决定，从现在起不再吃饭，准备绝食，等饿死算了。

其实，陈二林一家人并没有责怪她的意思，只是因为实在拿不出医疗费而作难，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二林便想到了两个人，是谁呢？是刘玉芬的亲生子女晓芳和晓辉，二林心想，文革浪潮已经过去都快十年了，她们跟亲娘也不该有什么深仇大恨吧？兴许去找找她们，或多或少又能拿出点钱来，先给她娘治疗着，如果她娘治得能够自理了，这是万事大吉，即便没能治好，当子女的也算是尽心尽力了，到任何时候想起这事，心里也不愧疚，但他的想法也没什么把握，只是想去试试，所以，就没跟玉芬说，怕万一不成的话，就会伤了芳妈的心。

那天是个礼拜天，全厂职工休息，晓芳和晓辉姐弟俩都没上班，那时候的人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就别说公交车了，尽管这里不是什么大都市，可总面积也好几平方公里呢，二林徒步在这老城区穿街走巷，一路打听着，费了不少劲才找到了玉芬的儿子晓辉，二人见面都有点陌生，因为两人已有九年没见过面了，童年的友谊也不复存在，等二人确认对方之后，二林便直接开门见山说：“辉哥，俺大妈病了，病的可不轻，现在躺在医院里，连话都不会说，你还是去看看她吧”徐晓辉听罢，也斜了陈二林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说啥？到底谁病了？谁是你大妈？她跟我有啥关系？”二林一听虽然有些恼火，但却没有发作，还以为是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因此，便又向他解释说：“哎，都怪我性急，没有把话说清楚，对不起，你也别生气了，我所说的俺大妈，不是别人，是你娘啊……”还没等二林说完，徐晓辉便生气地嚷道：“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本不想伤害你的，可你也这么大人了，怎么就不知趣呢？那倒是你娘，还你奶奶哩，你走吧，我根本就没娘，我是革命的后代，党就是亲娘！”说罢，竟头也不回地走开了。徐晓辉走后，陈二林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愣了好半天，才拖着那沉重的步伐，离开了这地儿，继续去找徐晓芳了。他又打听了好一阵子，才找到晓芳的家，见面之后，二林几乎认不出是晓芳了，二林上前问了声：“喂，同志你好！你是徐晓芳吗？”晓芳扭头看了一眼陈二林，觉得很陌生便问道：“你是谁呀？”二林赶忙回答：“我是陈二林，陈守堂是俺爹，咱们是老邻居了，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你忘了……”晓芳听二林介绍着，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在，就截住了二林的话说道：“哦，好像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过去了，你来有事吗？”二林连忙说道：“有，有，是这样的，你妈病了，现在就就在职工医院里，病的不轻，连话都不会说，你快去看看她吧，她毕竟生养自己一回……”又没等二林把话说完，晓芳怒气冲冲地黑着脸说：“你走吧，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晓方，晓圆的，我叫“董文革”，我从来就就没有爹妈，我是在党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我早已和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现形走资派划清了界限并割断了关系，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吧？那你就回去告诉她，让她早点死了这条心吧，想这时候让我回去看她？就别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了……”说罢，还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扬长而去……

陈二林本来就是个病秧子，一上午又跑了那么多路，当他回到家中已经大晌午了，这才想起给芳妈送饭的饭盒还在医院里，便又急匆匆跑到了医院去拿空饭盒准备送午饭，结果，到医院一看，早起送的饭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二林看罢，不由得一阵心酸，急忙俯下身来，掀开了芳妈的被子，小声说：“大妈，我早起没有喂你吃饭，生我的气了吗？别难过了，我再去给你带热的来，咱跟谁生气也不能跟饭过不去，你说是不是？你等会儿，我一会儿就来了啊。”说罢，便收拾了一下取着早起的饭回去了，等二林再一次送来午饭喂她的时候，芳妈仍然不睁眼，不张嘴，这下可把二林吓坏了，赶忙跑回家里，跟爹娘说明了情况，陈守堂夫妇也吓了一跳，以为是病情加重了，便急忙跑过去，劝了半天，芳妈才比划着非要出院不再治疗了，不然，就永远不吃饭，陈守堂一家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办理了出院手续，拉着芳妈回家了。

回到家后，二林便成了芳妈的专业护理师，一天到晚都守候在芳妈身边，就像一个亲儿子那样照顾着，一有空闲就去附近的铁厂废渣堆里拾点废铁卖掉，把换来的钱都给芳妈买了药，况且，二林坚持每天给芳妈搓揉、熏蒸，扶着她学走路，就这样一个月以后，芳妈便慢慢地嘴也会说话了，腿也会挪步了，二林一家也高兴起来了，现在也不用二林给她擦屎擦尿了，最起码大小便也有知觉了，三个月后，就不用二林陪护了，二林便拼命地去捡铁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两块钱，这些钱都给芳妈买了药和营养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芳妈的嘴和腿尽管还有些不服使唤，但生活可以自理了，二林爹给她订了一只茅凳子和一根拐杖，芳妈便又开始了她的生活，不再拖累二林家了。可是芳妈虽然能自理了，可是没有生活来源呀，二林爹便跑到了工委会，向工委领导如实反映了芳妈的实际困难，工委领导经过调查，给出的结果是：“刘玉芬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哩，工委也没有权利特殊照顾，这样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让她到影剧院看自行车吧，那活虽然有些辛苦，但也累不着人的。“二林爹回来把消息告诉了芳妈，芳妈激动的一夜没合眼。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华民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中央揪出了“四人帮”，唐山大地震，这一切都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情，当时的口号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看来，所有被迫害的人们只有沉冤海底了，再说，刘玉芬的平反昭雪的事，从来就没报任何希望，从这一年起，芳妈不再看管自行车，开始做起清洁工，负责扫大街了。

好不容易到了一九七八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像一场春风刮遍了整个祖国大地，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落实澄清事实，纠正冤假错案，全国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提别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五千万之多，逐级逐人审查，就像是抽丝剥茧，不是像文化革命那样一阵风一夜之间就刮遍了整个中华大地。因此，直至一九八三的五月份，徐承志夫妻才得以平反昭雪，当这份红头文件送到芳妈手里的时候，芳妈把它捧在怀里，就像是一个死刑犯突然得到了特赦令那样兴奋不已。第二天，上级工作组便找到芳妈谈话，总共来了三个人，可她那间小屋就坐不下，只好坐在门外的街道上，当工作组成员询问了她一切情况后，跟从工会调来的档案一对照，完全吻合，没有半点纰漏，其中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人，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和颜悦色地对芳妈说：“刘玉芬同志，这么多年来，让你受委屈了，你和徐承志同志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是任何人都抹灭不掉的，党永远是正确的，只是被那些钻在党中间的投机分子钻了空子，才造成损失巨大的冤假错案，甚至血案，今天，我代表党和政府向您赔礼道歉，从今天起，你和承志同志的冤案就正式平凡，明天就给你正式文件，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只管讲，有什么困难就只管提，我们尽量满足你的要求……”芳妈没等那人说完，便激动地热泪盈眶，忙不迭声地说：“没有了，没有了，这就足够了，我一个孤寡老太婆能有啥要求呀，党真好，党的政策也真好，我坚决拥护党的政策，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决不拖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后腿，我还能自食其力，不需要国家照顾”说罢，就像遇见亲人一样，拉着那些人的手久久不放，欲知后事，且看下回。